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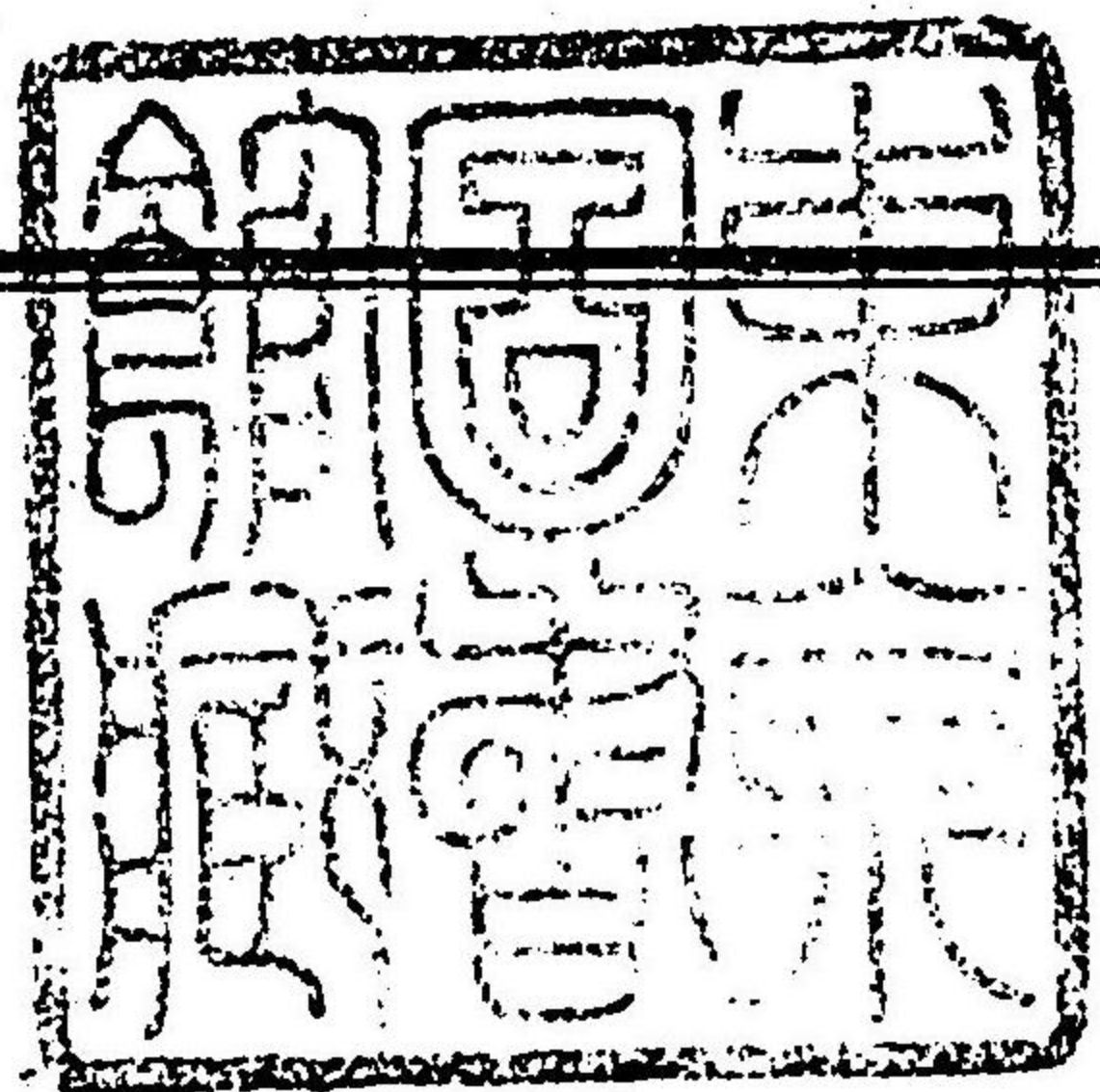
訂校
法苑珠林

唐西明寺道世和尚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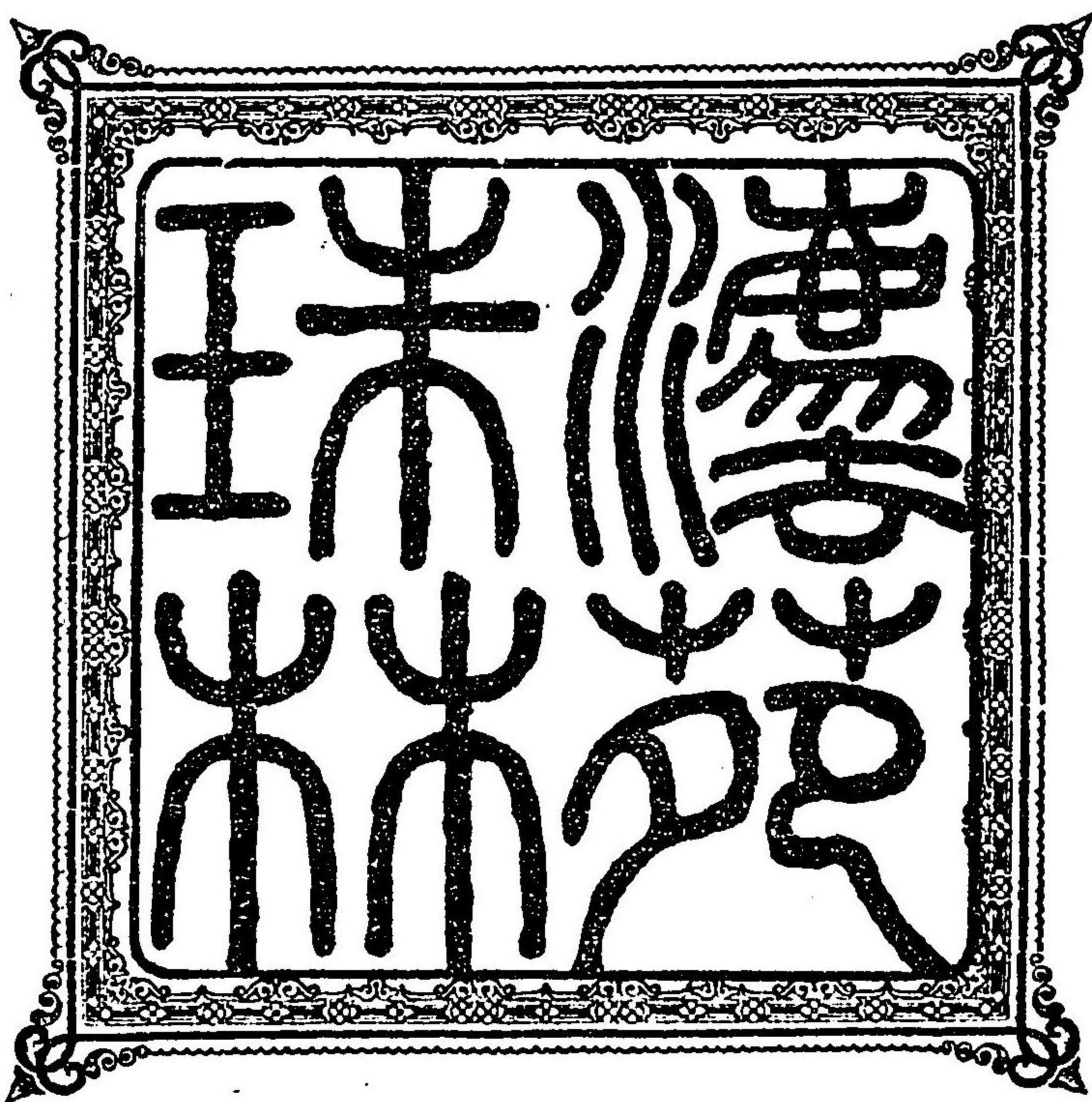
從第五十二卷
第八

10
22
M

| | | | | |
|-----------|---|---|---|-----|
| 東 京 圖 書 館 | | | | |
| 冊 | 號 | 架 | 函 | 屬 類 |
| 九 | 二 | 一 | 〇 | |



No 750



校去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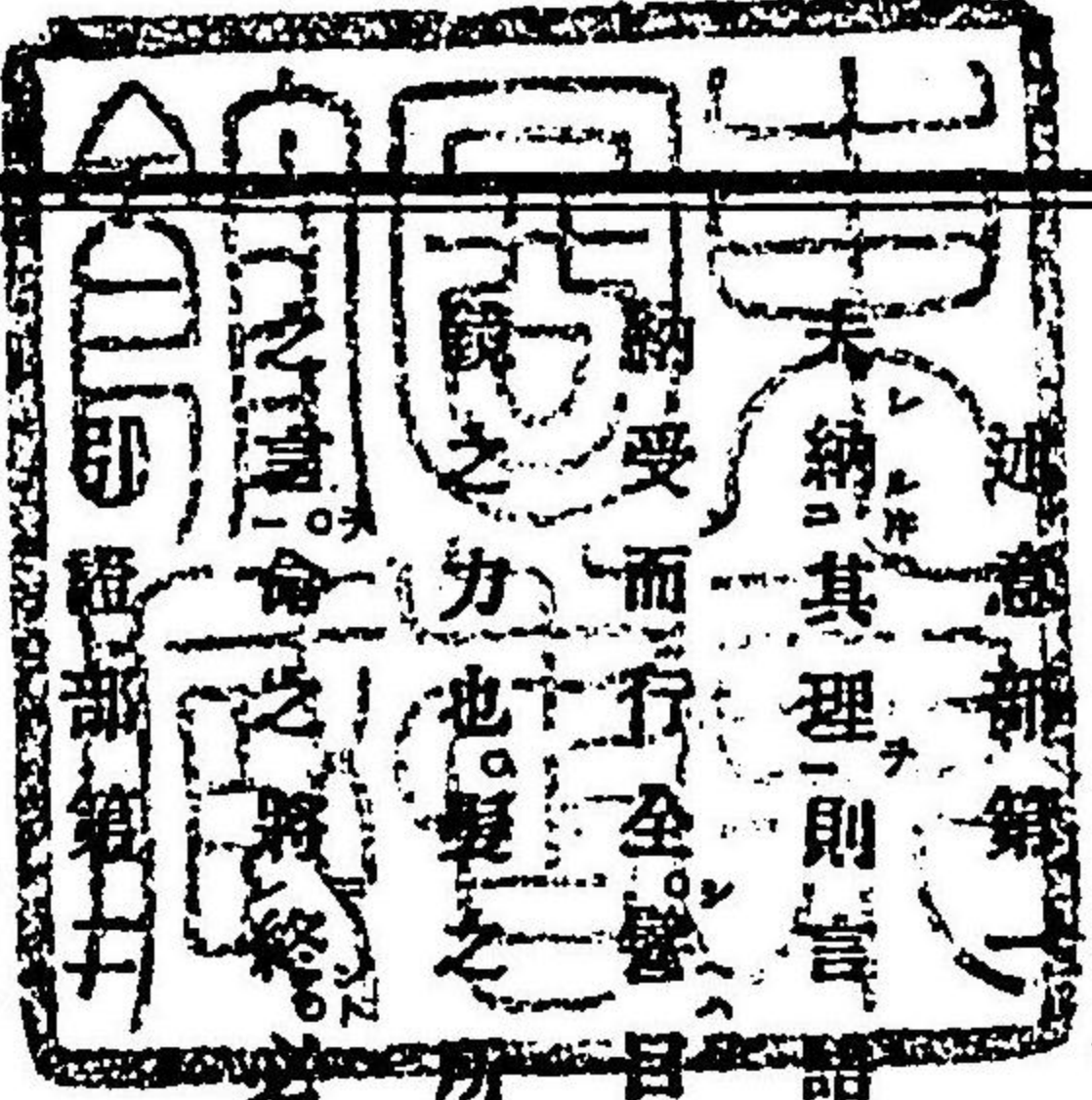
訂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麗途〕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納諫篇第四十二 審察篇第四十三

納諫篇 此有二部



未納其理則言絕。乖其趣則諍論興。然直言者德之本。納受者行之原。所以藉言而德顯。納受而行全。譬目短於自見。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梳以自通。故面之所以形。明之也。髮之所以理。玄櫛之功也。行之所以芳。蓋言之益也。是故身之將敗。必不納正諫。不可處於良醫也。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昔迦尸國王。名為惡受。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道。四遠買客。珍奇勝物。皆稅奪取。不酬其直。由是之故。國中寶物。遂至大貴。諸人稱惡。惡名流布。爾時有鸚鵡王。在於林中。聞行路人。說王之惡。即自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今當詣彼。為說善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是言。彼鳥之王。猶有善言。奈何。人王為彼譏責。儻能改修。尋即高飛。至王園中。迴翔下降。在一樹上。值王夫人入園遊觀。于時鸚鵡鼓翼。嚶鳴而語之言。王今暴虐無道。

之甚。殘害萬民。毒及鳥獸。合議嗷嗷。人畜憤結。呼嗟之音。周聞天下。夫人奇尅。與王無異。民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已。瞋恚熾盛。此何小鳥。罵我溢口。遣人伺捕。爾時。鸚鵡不驚。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之。即用與王。王語鸚鵡。何以罵我。鸚鵡答言。說王非法。乃欲相益。不敢罵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答言。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為七。答言。一者。耽荒女色。不敬真正。二者。嗜酒醉亂。不恤國事。三者。貪著。恭博。不修禮敬。四者。遊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出惡言。初不善語。六者。賦役。謫罰。倍加常則。七者。不以義理。劫奪民財。有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俱敗王國。王復問言。何謂三事。答言。一者。親近邪佞。詔惡之人。二者。不附賢良。不受善言。三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傾敗之期。非旦則夕。夫為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度萬民。王當如稱。親疎皆平。王當如道。不違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涼。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為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過去。轉輪聖王。乃以十善道。教化眾生。王聞其言。深自慙愧。鸚鵡之言。至誠至款。我為人王。所行無道。請遵其教。奉以為師。受修正行。爾時。國內風教。既行。惡名消滅。夫人臣佐。皆生忠敬。一切人民。無不歡喜。爾時。鸚鵡者。我身是也。爾時。迦尸國。王惡受者。今輔相是也。爾時。夫人者。今輔相夫人是也。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時嚴熾王言。大師頗有衆生。聰明大智。利根有罪。過不。答言。有何者是。答言。大王即是。王甚聰明。大

王子一本作王

智利根。點慧。有大威力。心不怯弱。好喜布施。威德具足。亦有罪過。王言。大師我之罪過云何。答言。大王之罪。太極暴惡。太嚴太忽。太硬太卒。大王當知。若王子性太惡者。彼為一切多人。不用。多人不愛。多人不喜。乃至父母。亦不喜見。何況餘人。是故。大王不應太惡。所為作事。當安詳。不應太卒。而說偈言。

若王行惡行。瞋心不見事。動則怖衆生。乃至父母畏。何況餘非親。而當有念愛。大王應當知。智者捨瞋恚。

爾時。嚴熾王。在坐對面。聞尼乾子。毀譽自身。心生不忍。瞋心不喜。心生毒害。即作是言。薩遮尼乾子。汝云何。於大衆中。說我過患。我從昔來。無人敢正看我。汝今毀我罪。應合死。作是語已。告諸臣言。汝當捉此。斷其命根。尼乾驚怖。語言。大王。汝今莫卒。作如是惡。我有善言。願王暫時施我。無畏聽我所說。王言。汝何所說。當速說。尼乾答言。大王。當知我亦有罪。由太實語。不虛語。稱事。語以我如是。大惡人前。急性人前。無慈悲人前。卒作事人前。如是。行人前。說如是實語。大王當知。點慧之人。不應一切時。一切處。常說實語。應當善觀。可與語人。不可與語人。可語時。不可語時。當知實語。世人不愛。不善讚歎。而說偈言。

智者不知時。卒隨意說實。彼人智者詞。何況無智者。智者一切處。亦不皆實語。是實。憍尸迦。實語入惡道。

惡人前下一本有可畏人前四字

爾時王聞尼乾子說自身過罪即便開解歸誠懺悔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老
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關過人稅之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
將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爾者終不與汝於是遇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問老母汝
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某比丘不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
識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母抗聲而白王
言是三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則名為與王稅物云何
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
供養恭敬於汝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有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信敬心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養况稅其物又舊
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至他國夜不得入城於外林中坐至夜有鬼來持之當瞰沙
門言汝相離遠矣鬼言何以為遠沙門言汝欲害我我當生切利天上汝當入地獄是不為
遠耶鬼則致謝作禮而去又摩耶女經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已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
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隨阿難視所止處女歸告母母名摩耶女便於家內

神下一木
有呪字

生汝下一
本有來字

委臥而啼母問何為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
阿難答字阿難我得阿難乃可嫁如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知阿難承事佛人上母
已知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人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盡道請阿難飯女便大喜母
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欲自殺阿難
言我師是佛不與女人交通母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母啼言但為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
為夫母便閉門以盡道法縛阿難至於晡時母為女布席臥處女便大喜遂自莊飾阿難不
就母令中庭地出火牽阿難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火中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今
反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心知阿難故救還佛所具白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哭不止續念
阿難女明日自求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慙避女隨
不止阿難白佛言摩耶女今日復隨我後佛使追呼佛問女云汝追逐阿難何等所索女言
我聞阿難無歸我又無夫欲為作婦也佛告女言阿難無髮汝今有髮汝能斷髮我使阿難
為汝作夫女言能斷佛言歸報汝母斷頭竟來女歸具白母知母言我生汝護汝頭髮何為
欲得沙門作婦國中大有豪富我自嫁汝女言我寧生死為阿難作婦母言辱我種族母為
下刀剃頭已女還到佛所言我已斷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
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

但有聽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慚愧。低頭長跪。佛前言。女實愚癡。故逐阿難。今我心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是摩鄢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常相愛敬。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佛說。是經。諸比丘聞已。皆大歡喜。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梵摩。多聞辯才。明解經論。四韋陀典。無不鑒達。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智慧辯才。無有及者。聞諸婆羅門。共父論議。悉能受持。一言不失。如是展轉。所聞甚多。與耆舊長宿。皆來諮啓。無不通達。聞世有佛。始成正覺。教化衆生。諮受法味。尋自莊嚴。往詣佛所。見佛發心。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自佛言。此須漫比丘尼宿殖何福。今值佛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尼。心常喜樂。說法教化。精勤無替。因發誓願。使我來世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經論。發願已。便取命終。生天人中。聰明智慧。無有及者。今值我出家得道。多聞第一。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中阿含經云。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以聲為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禪有刺。持戒

者以犯戒為刺。護諸根者以嚴飾身為刺。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為刺。修習慈心者以悲為刺。離酒者以飲酒為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為刺。入初禪者以聲為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入第四禪者以入出息為刺。入空處者以色想為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為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刺。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為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刺。復有三刺。欲刺愚癡刺。此三刺者。漏盡阿羅訶已。斷已知。拔絕根本。滅不復生。是為阿羅訶。無刺。是名納諫。又大魚事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爾時大魚勸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他處。所備為惡人所所得。爾時小魚不從。大魚教便往。至他處。爾時魚師以飯網羅線。捕諸魚。諸小魚見便趣。大魚處。所爾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他處。所不爾時小魚便答大魚曰。我等向者已至他所。來。大魚便勸小魚曰。汝等既至他所。不為羅網取捕耶。小魚答大魚曰。我等至彼。不為人捕。然遙見長綫。尋我後。來。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為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遙見。綫尋後。來者。昔先祖父母等。盡為此綫所害。汝見必為所害。汝非我兒。爾時小魚盡為戲師所捕。舉若岸上。如是小魚大有死者。為網所害。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有一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為放牧行者。皆就井飲。井及洗浴時。日向暮。有群野干。來趣井。飲地殘水。有野干。主不飲地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已。戴罐高舉。撲破瓦罐。罐口猶貫

其項諸野干輩語野干主。若濕樹葉可用者。尙當護之。况復此鑽利益行人。云何打破野干
主言。我作是樂。但當快心。那知他事。時有行人。語婆羅門。汝鑽已破。復更着之。猶如前法。爲
野干所破。乃至二十四。諸野干輩。數數諫之。猶不受語。時婆羅門便自念言。是誰破鑽。當往伺
之。正是野干。便作是念。我福德井。而作留難。便作木鑽。堅固難破。令頃易入。難出。持着井邊。
然捉杖屏處。伺之。行人飲訖。野干主如前入飲。飲訖。撲地不能令破。時婆羅門捉杖打殺。空
中有天說此偈言。

知識慈心語 狠戾不受諫 守頑招此禍 自喪其身命 是故癡野干
遭斯木鑽苦

佛告諸比丘。爾時野干主者。今提婆達多是。時群野干者。今諸比丘。諫提婆達多者。是當知
於過去時。已曾不受知識。輒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比丘諫。當墮惡道。長夜受苦。頌曰

智人受諫 愚夫拒違 譬同明鏡 影照瑕疵 見過須改 慕在知機
頑態固執 困厄何依

審察篇第四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審怒部 審過部 審學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人利物審境觀心。調識情於實所。運假實於妄誠。故審非惠無以窮其實。惠非審無以
察其照。然則照察之源。審定之要。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乃知同趣。於立
功交養於萬法也。

審怒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婆羅門家貧。有婦不生兒。家有那俱羅蟲。便生一子。
時婆羅門以無子故。養如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如父想。於後婦便有身。滿月生子。便
作是念。由那俱羅生吉祥子。使我有兒。時婆羅門欲出乞食。便勸婦言。汝若出行。當將兒去。
慎莫留後。婦與兒食已。便至比舍。惜確香穀。是時小兒有酥酪香。時有毒蝮乘香來。至張口
吐毒。欲殺小兒。那俱羅蟲便作是念。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蝮欲殺我弟。便殺毒蝮。段
爲七分。父母知者。必當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之。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
見婦舍外。便瞋恚言。我教行時。當將兒去。何以獨行。父欲入門。見那俱羅口中有血。便作是
念。我夫婦不在。將無殺食我兒。徒養此蟲。即前打殺。既入門。內自見已兒。味指而戲。復見毒
蝮七分在地。時婆羅門。自苦責。是那俱羅善。有人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卒便殺之。可痛
可憐。迷悶。躡地。空中有天。即說偈言。

宜審諦觀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愛離 枉害傷良善 喻如婆羅門

殺彼那俱羅

又佛說太子沐魄經云。佛告諸比丘。昔者有國名波羅奈。王有太子。字名沐魄。生無窮極之相。端正好潔。無有雙比。父母奇之。供養瞻視。須其長大。當為立字。結舌不語。十有三年。澹泊拙朴。志若死灰。身如枯木。耳不聽音。目不視色。狀類瘖瘡。聾盲之人。於是父王患而苦之。王語夫人。當奈之何。此子必為他國所笑。夫人語王。當召相師。使相之。王即召婆羅門師。相之。婆羅門言。此子非世間人。但災惑耳。外為端正。內懷不祥。宜國剪棄。將是不久。不可有養。宜當生埋。誅而殺之。今不除此子。恐後無復立子。於是夫人即隨王所為。王即召國中大臣。共議之。一臣言。但棄於澁山之中。無人之處。一臣言。投於澁水之中。一臣言。但隨師所語。掘地作澁坑。而生埋之。王即召國中。外障兵二千餘人。使掘地作藏。給二十歲儲資糧。時以太子奴僕珍寶瓔珞。盡還太子。於是夫人傷絕。我獨無相。子生薄命。乃值此殃。事不獲已。於是送太子正殿上。五百夫人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五百姝女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各為太子作伎樂。太子默然不觀不聽。於是送太子外殿上。五百大臣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馳白大王。此子非不語之人。且見小留。語在不久。婆羅門師不可審信。王言。此是國事。非卿所知。作藏已訖。來追太子。王語其僕。使太子乘四望象車。令國中人民。使觀太子。太子當語。

至故一本
作志固

若語者。使載來還。於是太子乘車在路。時國中者。艾大臣宛轉車前。太子要當一語。若不語者。以車騁我上去。諸龍虎憤扶侍。使過。時數千萬人皆圍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飛鳥走獸。逸藏三匝。復塞藏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便舉手住而言。正欲不語。而當生埋。正欲發語。恐入地獄。所以不語。欲令全身避害。濟神離苦。所以不語。而信欺詐之言。謂我聾盲。為實瘖瘡。爾時人民聞太子絕妙之音。行者為止。坐者為起。皆前叩頭。願赦我罪。其僕聞之。歡喜踊躍。馳白大王。太子已語。上徹蒼天。下徹黃泉。飛鳥走獸。皆來伏聽。於太子前。太子以語歡喜。踊躍。王即與夫人乘四望象車。往迎太子。太子願見父王。下車避道。四拜而起。勞屈大王。遠來見迎。今父子相生。捐棄恩愛。已離其義。甚乖。不可聽觀。王語太子。不可不語。汝為智者。當原不及。共還入國。舉位與汝。我自避退。太子答言。我前身已為國王。用行漏失。下入地獄。六萬餘歲。蒸煮割裂。甚痛難忍。父母寧能知我苦痛。以不我厭。畏地獄。是以結舌不語。十有三年。冀望免出塵埃之外。不與罪會。去道以遠。高翔遠逝。自濟於世。世間無常。恍惚如夢。室家歡娛。須臾聞耳。憂苦延長。歡樂暫有。王知至故。惟聽學道。於是太子棄國捐王。入山求道。思惟禪定。命終即生兜率天上。福盡下生人間。為迦夷國王。作太子。太子自知作佛。佛告阿難。爾時太子沐魄者。我身是也。王者悅頭檀是也。夫人者摩耶是也。五僕者闍居輪等是也。時婆羅門者。調達是也。調達與我。世世有怨。諸天龍神。歡喜踊躍。作禮而去。

審過部第三

如付法藏因緣經云。時室羅城中有一商主。為僧造作般遮于瑟大會。有一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衆中誰為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久斷煩惱。堪受供養。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最居衆首。時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比丘未達其意。便着淨衣。新髮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嚴飾。時阿沙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屢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嚴者。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為輕劣。長者設會。多諸聖賢。汝為僧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最初受供。是故我今欲相覺悟。阿沙羅比丘聞已。慘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盡漏。比丘尼言。佛法無時。豈揀壯老。聞此語已。因向愛波迦多所。即為說法。成阿羅漢。復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愛波迦多請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比丘口吹糜。尋冷語尋者言。糜已冷矣。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熱。應以觀水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出既吐。食已還便食之。比丘答言。涎嚙以合云。何食耶。尊者語言。凡一切食與此無異。汝不觀察。妄生貪著。汝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為說法。得羅漢道。又百喻經云。昔有二毗舍闍鬼。共有一篋。一杖一履。二鬼共爭。各欲得之。二鬼紛紛。竟日不能使平。時有一人來見之。已而問之。言此篋杖履有何奇異。汝等共爭。瞋忿乃爾。二鬼答言。我此篋者。能出一切衣服飲食。床

褥臥具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執此杖者。怨敵歸伏。無敢與爭。若此履者。能令人飛行。無有罣礙。此人聞已。即語鬼言。汝等小遠。我當為爾平等分之。鬼聞其語。尋即遠避。此人即時抱篋。促杖躡履而飛。二鬼愕然。竟無所得。人語鬼言。爾等所爭。我已得去。今使汝等更無所爭。毗舍闍者。喻於衆魔及以外道。布施如篋。人天五道。資用之具。皆從中出。禪定如杖。消伏魔怨。煩惱之賊。持戒如履。必昇天人。諸魔外道。諍篋者。喻於有漏中。強求果報。空無所得。若能修行善行。及以布施持戒禪定。便得離苦。獲得道果。

審學部第四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懷一女兒。一人言。汝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後還白師。師為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答曰。是師常所導者。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澆。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艸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踏地。澆。知懷雌也。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穩審。乃達也。又百喻經云。譬如有人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經歷日月。作小戲。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輕。世間之人。亦復如是。磨大石者。喻於學問。精勤勞苦。作小牛者。喻於名聞。互相是非。夫為學者。研思精微。博通多識。宜應履行遠求。

方一本作

向一本作

勝果方求名譽。僑優貢高。增長過患。又智度論云。有人一切時。見有異事。皆審問之。後時曠野行道。逢羅刹。執促其人。其人見促。定死不惑。然見羅刹。背黑怪問。所由羅刹答言。我一生已來。不喜見日。所以常背日而行。故前白後黑。其人解意。急製其手。遂向日走。羅刹廻面向日。不見其人。其人得脫。因說偈言。
勤學第一道 勤問第一方 道逢羅刹難 背陰向太陽

頌曰 審察是非 清濁難測 善觀邪正 巧施軌則 內忿濫罰 外諍何息

願澄心腑 詳審慧力

感應緣略引

博物志驗

白澤圖驗

抱朴子驗

博物志曰。小山有藝。其形如鼓。一足知禮。澤有委蛇。狀如殼。長如轆。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剛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

鳥一本作

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誦。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狀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尖刺之。而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嗜。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水之精名曰岡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以其名呼之。有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作好春。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寧野。狀如輻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白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綵衣。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蠶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者。精名曰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

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挑棘矢羽以射之。狼鬼化為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困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室之精名曰孫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曰鬚。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鬚。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被髮走。物惡之精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無咎。又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傍。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取為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又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愧則去也。

臣君一本
作人君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在水之間見吏者名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居者。狼也。稱令長者。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兔也。稱東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蚰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三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麋也。申日稱人君者。猿也。稱九卿者。猴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城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臣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

持油瀉一
本作河油
酒
神精下一
本有有神
精三字

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為害。又熒惑火精生。朱鳥。辰星。水精生。玄武。歲星。水精生。青龍。太白。金精生。白虎。鎮星。土精生。乘黃。抱朴子曰。山川石木井窰。滄池。澗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沉天地為物。物至大者。於理當有神精。則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麗途〕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思慎篇第四十四 儉約篇第四十五

思慎篇 此有五部 述意部 慎用部 慎禍部 慎境部 慎過部

述意部第一

夫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誠始慎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護末是養生之要趣。庶悟因緣之興起。鑒生滅之非常。識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棄其迹。誠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順物之道也。

慎用部第二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為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勅。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擊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圍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爾時群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擊之。甚大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填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縱有合國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有玉女。國內無雙。歌舞相逼。見者皆喜。其人一心擊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妄起片心。專精擊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庠 其舞最巧妙 一切人貪樂 譬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況於凡人 來往其人邊 擊鉢心不傾

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呼。救言避火。莫墮坑塹。官兵悉來。一時救火。其人一心擊鉢。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風亂起。折樹塵飛。掣電霹靂。禽獸墮落。人畜驚喚。專心念油。其人聞爾時擊油。至彼圍觀。一滴不墮。諸臣啓王。具陳斯事。王聞嗟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萬事。其王歡喜。立為大臣。行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嫉怒癡來。擾亂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擊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惠意如海 專心擊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與於怒癡
有志不放棄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爾時衆中有一盲龍。名曰頹羅。機梨奢。舉聲大哭。作如是言。大聖世尊。願救濟我。願救濟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為種種諸蟲之所啖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佛言。梨奢。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為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廣貪眷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

加毀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噉。汝身。惡業。因緣。得此盲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融赤銅地獄之中。常爲諸蟲之所食噉。龍聞此語。憂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悔。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諸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故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爾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手掬水。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焰。棄已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驚怖懊惱。啼泣雨淚。佛致立大誓願。已。餘火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心。自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爲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菓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曾噉噉四方衆僧。華菓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噉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菓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

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時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降爛。滿諸雜蟲。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噉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爲蠱蛇諸惡毒蠅之所噉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爾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爲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剎那不停。爲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爾時世尊。說寶語已。即以少水。瀉龍口中。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殺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菓。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爲種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饑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忿心。惡業緣。故死。便卽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味於我血。熱氣觸身。不可堪忍。是

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爾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昔。於饑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曠。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爲飲食。可得。不饑。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真實諦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卽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業大。重大。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牀褥。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三寶已。乃可得住。於冷水中。如是。三稱三受。身卽安隱。得入水中。爾時世尊卽爲諸龍。而說偈言。

三受一本
作三寶

寧以利刀自割身。 肢節身分肌肉肉。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爲難。
 寧吞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炎燄出。 所有衆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輒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脛。 身體皮膚而自瞰。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燄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臥僧牀席。
 寧以大熱尖鐵錐。 拳手握持便焦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用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砧。 而自斷切其身肉。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捐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鏃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臥。 不應瞋恚心妬嫉。 而著衆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燥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毒惡心。 服食衆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衆等。悉受三歸。所有過去現在業報。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衆等。亦於三寶。起歸敬心。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衆生。或自食瞰。或與他人。或共衆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道。久受勤苦。復有衆生。貧窮下賤。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富饒。解脫安樂。既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讀誦經。禪慧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善法。讀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食。或復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愚瞋。不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勅沙門弟子。念佛法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眞法行人。倚衆僧故。受他信施物。或餅或菜。或菓或蕒。但是衆僧所食之物。不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衆而食。又亦不得以衆僧物。貯積。與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招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賤收賤與。世爭利。又亦不得爲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衆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令比

增多一本
作裝多

丘衆具信三寶攝諸衆生乃至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
襪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又大集經。濟龍
品云。時娑伽羅龍王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有如
餓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受大辛苦。說是語已。時娑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華面。前白佛言。
世尊。我何惡業罪。因緣故來生龍中。身大端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
行。如我父王受樂最勝。如轉輪王果報不異。佛言。華面當爲汝說。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
世尊名曰尸棄。時彼世中有王名曰培多富沙。彼富沙王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
千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種種衣服飲食湯藥。而供給之。至心聽法。已即發菩提心。并爲造
寺。種種供養。彼王第一太子名裴多娑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
出家。王報任意。既出家已。又白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僧弟子。在彼寺
中。受用飲食。彼富沙子裴多樹帝。妬嫉心生。恒瞋罵之。時彼僧衆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
去已。生歡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者好。我大安隱。恣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即不聽住。由
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千萬那由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
量受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
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彼娑樹帝者。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也。乃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

獄餓鬼。若生輪轉。受苦經是。三十一大劫中。備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來生龍中。受是
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號哭。舉身自投。四肢布地。禮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
佛懺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於骨髓。歸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
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慎禍部第三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群臣。
我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臣。至於鄰國。求覓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
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鎖繫縛賣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臣曰。買不答曰。買。問索幾
錢。答曰。千萬。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
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慘。臣白王曰。雖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
業。欲殺棄之。未審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殺。刺便不入。斬則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
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饑餓困苦。坐由狀
樂買禍所致。苦也。此喻女色欲火所燒。男子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慎境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衆。若有比丘畏於惡名。則離諸禍。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

不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鬪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常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貪人。不近販賣欺誑人。不近巧偽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掘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魁胎人。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則為不善人。是故應離惡。莫行不善業。隨近何等。人數數相親近。近故同其行。或善或不善。一切人求善。當近於善人。如是能得樂。善則非苦。因近善增功德。近惡增尤甚。功德及惡相。今如是畧說。若近於善人。則得善名稱。若近不善人。令人速輕賤。常應親善人。遠離於惡友。以近善人故。能捨諸惡業。慎過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著火中。與火同色。盛著劫貝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然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

唱成一本
作明言
覆下一本
有報字
作惡一本
乎惡惡○
作微一本
作乎微

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狐狸。饑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狐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狐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其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滅。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念入村乞食。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學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滅。不增善法。如彼木杵。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成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結心欲報。或現世獲。或身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尅賊。皆由宿命。非空生也。佛說偈言。

心為法。心尊心中。使心作惡。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車轍乎轍。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樂自追。如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

便勸止令生善心苦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賢劫中間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如是衆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或自傷害等量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阿難若人等量於他即自傷身如偈說曰

有瓶蓋亦空 無蓋亦復空 有瓶蓋亦滿 無蓋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等量人

事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為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內 若以外量內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遊行於賢善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煩惱若稱量者則為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盜遭

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時有大鵝集住其邊從求哀乞相濟度鵝啄之

飛過都邑籠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鵝便應之口開籠墮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

舌其譬如是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為

四一者年盛力壯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淫泆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

學問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鵝守此空池永

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 老不止姪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幣 為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老 少時如意 老見昭賤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貴

老如白鶴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積財 老羸氣竭 思故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穢穢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已 口無二言 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 忘懷彼此

戰戰兢兢 誠易憂喜

感應緣 略引十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漢諸暨吳詳 晉義興人周

晉淮南胡茂回 宋豫章胡庇之 宋泰始中張乙 宋襄城李願

周宣帝宇文賢 齊京師釋慧豫 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

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與吏還式首視書吏怒曰

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

宿對一本 作拾遺○ 思故一本 作思欲

雙下一本 有縣吏二 字○因一 本作時同 下

久下一本 有吏日二 字

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隣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逆相為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右此一驗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戲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繩。汝欲知我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因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錨溪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到女家。家甚貧陋。為詳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漲溢。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艸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隨賀詎得。至周便

屎一本作跡

求寄宿。此女為然。火作食。向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正見一新塚。塚口有馬屎及餘艸。周甚驚。悅。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右此三驗也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艸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右此一驗也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為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廡。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關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着木屨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着。而語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着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肉皆青黯。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嫗。好罵晉。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廡火。頻四發。狼狽澆沃。並得時死。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為吃。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遺報君。庇之云。我不識

來上一本
有因字

陶御史鬼云。陶敬立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為。此廩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語。擲狡獪。忽君攘却太過。乃至罵晉命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師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當相困。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訖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承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燒火此小
兒守火一
本作火燒
此小兒手
又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歇。人救之。燒死人骨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兒登山崗。取一調羹。燒以傅瘡。其夜戶內有鑪燒火。此小兒守火。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于故處。酒肉酸之。無復災異也。右二驗出。宋襄城李願。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為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為何在。自今已後。便為吉宅。居者住正。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斬之中斷。便化為兩人。復橫斬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斬李。殺持刀。至座上。斬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願尙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願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右一驗出。

正一本作
止

靈根一本
作類相次
同

周宣帝宇文賢。在東宮時。武帝訓篤甚嚴。常使官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願見膊上杖痕。乃問成慎所在。慎于時已出。為郡。遂勸追之。至便賜死。慎誓厲曰。此是汝父所為。成慎何罪。勸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從罪。左皇后下有二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奏劾。謂其所思。憶使勸對前者。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大打頭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旦早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牀並曲。牢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臥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僅二十許日。右此一驗。出。齊京師靈根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徧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減否人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竟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

不加一本
作不如
開經一本
作閉經

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右此一數出宋高僧傳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顯之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恭選日午還家。舍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逐後。既出城。已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汝。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兩鬢。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絕落馬。暴死。既至大街。要路。脚闕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曠守街人。何因聚衆守街。人具述。迺遭。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喚家人。舉向舍。至明始蘇。便語家人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曠師房內。食常住僧菓子。宜吞四百顆。然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惺了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鬼鬪。相趨。力屈。不加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開縮。身體焦捲。變為紅色。吞盡乃蘇。蘇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說僧過惡。汝

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犁耕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犁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却舌根。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到其舌。將入鑊湯。煮之。復不爛。王復怪問所由。法眼啓王云。臣曾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其人見在。蘇。惺如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檀忍不虧。誠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煩引證。

述意部第一

儉約篇第四十五 此有二部

夫隱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於勞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隳之應。是以一毫一粒而意濟四生。一念一彈而常資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彌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也。

引證部第二

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杜多行。頭陀。薄矩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答。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麤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

而意一本
作如竟

食一尊者薄矩羅所得飲食或羅或妙。簡去妙者而食。羅者如契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臥具喜足聖種。四依隨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為說之。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線。乃至一縷。我乞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請。亦未曾超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合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未曾畜沙彌。未曾憶為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曾有病痛。乃至單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阿梨勒。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又僧祇律云。達膩伽羅漢深自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當習沙門法。止則支身命。如蚰入鼠穴。欲得寂滅樂。當習沙門法。衣食繫身命。精隨隨衆得。欲得寂滅樂。當習沙門法。一切知止足。專修涅槃道。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深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忘。不置。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破。比丘恐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並來共整。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往去世於苑伽河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爾時龍王日從水出。以身七匝圍遶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人。仙人遊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畏。即大羸瘦。我於爾時行菩薩道。遊行苑伽河邊。見如此。即故問意。具答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龍耶。答言。爾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答言。有摩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我今須汝。咽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爾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為龍王說偈言。

得一本作

龍王今須汝。咽下摩尼珠。意甚愛樂之。如何默無言。龍即以偈答言。

我一切所須。皆由此珠得。汝今從吾乞。永絕不復來。如火急暴聲。使人心恐懼。我今聞汝言。惶怖逾於此。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數則致怨憎。龍王聞乞聲。一去不復還。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給諸窮乏。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爾時彼王為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無方從吾乞。而汝今在此。不求有何意。梵志即以偈答言。

乞者人不喜。不與我怨憎。所以厭無求。恐離親愛情。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亦無身口過。捐有以補無。何為而不索。梵志復以偈答言。

賢人不言乞。言乞必不賢。默然不有求。是謂為大人。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牛王一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頌曰。

六情無惱志。四攝啓幽心。儉約避人物。偃息慕山林。曲嶠停騶響。交枝落帳陰。池臺聚凍雪。簷閣參歸禽。石采無新故。峯形詎古今。大車何杳杳。奔馬送駸駸。何以修六念。虔誠在一音。未泛慈舟寶。徒勞擘海濱。

橋一本作

感應緣 略引

晉單道開

唐杜智措

進一本作

啓明一本 作啓開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進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啓開。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琳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適為說偈云。

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糴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

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適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此。潤開。

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迺遙心敬揖及後沒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為之傳贊曰

蕭哉若人
一本作蕭
故若人

蕭哉若人 飄然絕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玄象嗚囉 高步是臻
登茹芝英 流淚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耳迺為贊曰

物備招奇 德不孤立 遼遠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
遺屣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出乘高僧傳錄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措少好釋典不仕不妻娶被僧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為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遇患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屢來相擾智措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斥並云衆將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時執捉有攬袈裟者遂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為造阿彌陀佛并誦觀音菩薩三十餘徧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即塞愈

報拾遺錄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麗途〕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德過篇第四十六 和順篇第四十七
德過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誠根識昏沈宜恒警策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傲不可長若縱傲高彌增惰慢徒施攻擊無奈患憂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與斯三業彌招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懷祛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瞽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靡惡不為故成實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第二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于苦切之言乃可入律香云聞諫如流斯言可錄恨戾不信惡馬難調撫解多愧常以自箴庶有聞論致序心曲今欲緘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譬如金山窟狐兔所不敢停滯淵澄海蛙龜所不肯宿故

知深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途報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既築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鞭觸如在刀山。風激冷觸。如似寒冰。當爾之時。生爲實苦。又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

見過一本作見題

少時意盛壯。爲老所見過。形衰極枯槁。氣竭憑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絕神逝。形骸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險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遠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道路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族歡聚。盡慈愛之和。死則朝亡暮殞。便有恐畏分離之狀。歌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親。存亡有無。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命如果待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又出曜經云。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事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人獵鬪。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算餘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終。而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速擊捷椎。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阿難叉手便說此偈。

淨眼無與等。無事而不練。智慧無染著。何等名受歲。世尊以偈報曰。

受、藏、三、業、淨、身、口、意、所、作、兩、兩、比、丘、對、自、陳、所、作、短、還、自、稱、名、字、
今日衆受、藏、我、亦、淨、意、受、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升、講、堂、手、執、捷、推、而、說、此、偈、

運一本作

降、伏、魔、力、怨、除、結、無、有、餘、露、地、擊、捷、推、比、丘、聞、當、集、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聞、此、妙、響、音、盡、當、運、集、此、

爾、時、阿、難、擊、捷、推、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何、所、勅、使、是、時、世、尊、告、阿、難、
曰、汝、隨、次、坐、當、坐、卍、座、時、諸、比、丘、各、坐、卍、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比、丘、已、便、勅、諸、比、丘、我、今、
欲、受、藏、我、無、過、咎、於、衆、人、乎、又、不、犯、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對、是、時、再、三、
告、諸、比、丘、已、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
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緩、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盲、者、爲、作、眼、目、爲、
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亦、無、身、口、意、過、是、時、舍、利、
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陳、無、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非、
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盡、
當、受、藏、盡、無、咎、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衆、之、中、極、爲、
清、淨、無、瑕、穢、今、此、衆、中、最、小、下、坐、得、須、隨、洎、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之、故、我、不、忍、責、此、衆、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釋種宗族士衆。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都城所居人民。從
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遙見輪頭檀王。與諸大衆嚴備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
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送。我今若見父及大衆起往迎者。彼等獲
得無量。大罪若我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
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座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大衆生信。並皆入
道。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
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而坐。莫如外
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不
次第坐者。犯輕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衆中。不得立爲白衣。說
法。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立。爲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華供養。
四衆聽者。下坐如孝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又善
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
高。六不得上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臥。何故但云一面立。答曰。爲參故。不應行。爲恭
敬。不應坐。爲供養。故不應臥。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腳踏牀。二不得匍匐上。
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足未潔。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

大吹二不得叱咤暗噫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群臥五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走
 不定當自責本起又臥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臥視佛三不得雙申兩足四不得向
 壁臥亦不得伏臥五不得豎兩膝要當拘手歛兩足累兩膝又臥起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
 牀不使牀有聲二若履先當抖擻三正住着法衣四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五戶
 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遠向戶而出不得住與人言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為諸天衆
 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袈裟而自調伏當
 行七事一者如其國法受糞掃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若在塚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壓則不
 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是名袈裟調伏之法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
 尋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言論不抱小兒不數動足
 亦不動臂及其牀座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擻袈裟不按摩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
 之法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齊腕澡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時不滿意食亦不
 太少若所搗飯不大不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
 生貪心所受飲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鉢不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第四若於食時若
 於聚落或於城邑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惛望所受數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
 是名第四調伏之法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著不借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

怖之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第六不斷艸本及掘生地不著
 雜色草履雜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心不惛望王者之譏心不甘若親近於喜鬪比
 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
 無相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解脫又雜寶
 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宮妹女咸皆慙恥怪哉大
 惡耶輸陀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令我舉宮都被染汙悉違菩薩久已出家今卒
 生子甚為恥辱時有釋女名曰電光是耶輸姨母之女推胸拍脛呵罵耶輸汝於尊親何以
 自損太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為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飯王于時
 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要箭入心聞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
 太子死走使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陀羅今產一子舉宮慙愧是以哭耳
 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哭揚聲大喚怪哉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
 子時彼國法擊鼓一下一切運集九萬九千諸釋悉會即喚耶輸陀羅耶輸若白淨衣抱兒
 在懷都不驚怕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叱爾凡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好實語竟
 為何處而得此子耶輸陀羅都無慙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悉達而得此子王言
 我子悉達本在家時聞有五欲耳尚不聽況當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詔曲非正直法以此謗

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苦毒殺害。復有釋言。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諸人皆言。此事最甚。即掘火坑。以法施羅木。積於坑中。以火焚之。即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怖。譬如野鹿。獨在園中。四向顧望。無可恃怙。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患。徧觀諸釋。無救己者。抱兒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敬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胎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為水池。自見己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即燒死。以今此兒實菩薩子。以我實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驚不畏。而此火坑變為清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等。將耶輸。歸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為索乳母。供事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愛重深厚。不見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用解愁念。零而言之。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異。耶輸。隨羅睺。羅睺。離是汝父。往到其邊。時羅睺。禮佛已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頂。即說偈言。我於生眷屬。及以所生子。無有偏愛心。但以手摩頂。我盡諸結使。

愛憎永除盡。汝等勿懷疑。於子生猶珠。此亦當出家。重為我法子。零言其功德。出家學真道。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常泛濫。苦海濤波聲。漂我常游浪。遠離涅槃城。忽遇慈舟至。運我出愛源。是知高慕友。德過改凡情。罪垢業除結。神珠啓關冥。釋門光麗景。俗務若重筮。冀除五昏翳。方悟六塵輕。自非乘寶轂。何以息餘孽。

感應緣

朱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隋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祇洹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至第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送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勵。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迤。坐驢。輒於戶外高座。釋題適竟。苞始欲屑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

錄一本作

五年一本
作三年

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遂遲退而止。時王弘
 范泰聞苞論義。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開風
 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漲。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謙不足。抑不免其身
 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
 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此一驗也。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不知何人。為性踈誕。不修細行。好逐流宕。歡飲為任。以齊武平五年。
 夢見大人。齟齬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
 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奈此
 殃隨。遂改常習。返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
 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
 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頓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時。不暫忘。鄉川所歸。卒於本
 土。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
 誦為業。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般若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
 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一襪。衣來。喚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

匪中。綱食還房。怪失衣襪。搜索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
 撒。綱房衣物被案。狼籍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
 寶。我會禍汝。未許放汝。獻感其報。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
 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
 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
 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
 領。綱後德過彌勤。經業。卒於所住。此二驗也。
 和順篇第四十七 此有五部

- 述意部 引證部 和施部 和國部 和事部
- 述意部 第一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墜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剛柔得中。達順
 得性。譬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
 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合性和平。則為嘉矣。故羅雲密行。以自調。故聖設。以美譽。提婆
 盛行。以猥惡。故衆毀。以過彰。俗書云。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絃以自急。故
 陰陽調。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第二

其一本作異

如蜜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菩薩仁和為有幾法。往反周旋。常存和雅。不與惡心。佛言。菩薩仁和。有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佞偽。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羸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為世眾祐。受其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著。八。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為八事。於是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逮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為十。一。寧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眾生。三。見於剛強難化。眾生立之忍辱。四。見饑饉人。以好美饌。而充施之。五。親諸恐懼。勤慰安之。六。若有眾生。得於重疾。療以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戀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廟。補其虧缺。九。見孤苦人。貧賤困厄。常負重擔。使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有無護。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如言。而不變失。是為十事。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他親友。互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為和合。命終。生欲愛天。隨心所念。即得五欲。自娛。若有眾生。見人破亡。為他抄掠。救令得脫。或於險處。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他安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順。深心離一切垢。涅槃解脫。猶如在手。輒心之人心。如白銀。修行善業。眾人所信。纏躒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眾人所憎。不愛不信。爾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有無一本作有無

若人心柔軟。猶如成鍊金。斯人內外善。速得脫乘苦。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軟。斯人生善種。猶如良福田。

又阿闍阿那含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為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欲令人知。四。自慚。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點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和施部第三

如佛說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爾時世有大國王。號字薩和達。智施王。爾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爾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為活。居家甚貧陋。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丐。可以自濟。今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資。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爾乃當行。若汝去後。其處空乏。何以自活。兒即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糧。母即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作何計。兒答母言。當更假貸。兒即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一兩金。意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甫復欲索。汝若審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

意金一本作其金

皆以上券。爾乃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爲奴婢。便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所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爲債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鎖脚。婆羅門子語債王言。卿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切施王。所乞丐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時諸臣白王。今有他國與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來好喜布施。慈仁忍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以者何。但以我一身。故動搖兵衆。設有所中實非我宜。便勸諸臣。不須爲備。亦勿恐怖。但且嚴出迎送。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勸。令險於我。諸臣復白王言。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勸勿備。我等俱然。王言。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默然而去。彼國王入國。即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遙見婆羅門子。王意即想。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羅門子言。卿從何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答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賤。以母及姊弟。持行質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資。還贖母姊弟。並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債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

處。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所說。即便躡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婆羅門子。諫曉使起。不須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言。彼國來王相募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世間殺父母。命盡墮泥犁。今加害於王。其罪等無異。我今實不忍。加惡於大王。軍令身命盡。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質。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爲是。王復語婆羅門子言。若不爾者。便可縛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相知。王還復爲王。不爲彼害。婆羅門子言。王審欲爾者。可共俱還。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王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王一切施爲。他國婆羅門子。見縛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躡地崩絕。劇喪父母。遂前詣宮門。諸臣即入。白彼王。前所募亡去王。一切施者。爲婆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即言。便捉見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躡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

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即便歸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答王本末。因由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復歸地。啼淚而言。告勅諸臣。促解王縛。洗浴衣被。著其印綬。還立為王。即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遙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險所聞 魏魏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並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為臣禮 不敢復僞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爾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皆是調達。思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為善師。調達却後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字提和羅耶。入王。

和國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

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為作好屋。具被毼毼。敷若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呌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願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為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鬪。諍凡鬪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爾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好。爾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今阿闍世王。是爾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我爾時孝養父母。故令多衆生亦孝。

養父母爾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爾

和事部第五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有摩沙豆陳久
表不可熟持着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
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語言汝能持驢買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為當取彼豆
即便答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驢子便即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沙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表不熟 足折汝家大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脚毛衣好 負重着道令汝知 錐刺火燒終不動

爾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着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伏

爾時驢聞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齒 然後自當知

爾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盡此毒蟲整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爾時驢復以偈答言

從先祖已來 行此愷悞法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爾時豆主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頌答曰

音聲鳴徹好 面白如珂雪 當為汝取婦 共遊林澤中

驢聞輒愛語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貪穢膩 人畜遠慮 外進常策 內順常御

萬代揚名 千齡久住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誠勗篇第四十八 此有六部

述意部 誠馬部 誠學部 誠盜部 誠罪部 雜誠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像表真化俗舜訓寄指筌月出道常規但以妄想倒情沿流固習無思悛革隨業飄
淪是以涅槃經云為善消升譬同爪土為惡沉滯喻等地度良由六賊俱至十使交纏或比
行則登瓶或擬危城坏器故將崩朽宅三火常然逃隱空聚五刀常逐井河引喻逼形器於
刹那屠肆牛羊切性命於漏刻亦如鼠入脂角至窮何趣况復五濁交橫四山常逼而能安
忍不生憂悔所以大聖垂訓法喻所歸止在誠約身心無沿逸慾暨舉力勵專征省過但見
臨死眼光失落眷屬聚對顏難救嗚呼洩泗慨彼沉淪既屬斯苦何不誠過由我生改
不藉他猶有微善宅報在人又逢遺法親見三寶脫生惡道對目莫知由此悲痛無由怠惰
矣

誠馬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觀世

亦不一本
作並不次
同

間甚為輕淺猶如群羊世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彼能病悉現隨其
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三種法調伏
惡馬何等為三一者柔輓二者羅澁三者柔輓羅澁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
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世尊是
無上調御丈夫為下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為
三一者一向柔輓二者一向羅澁三者柔輓羅澁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輓者如汝所說
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
生是名涅槃是為柔輓第二一向羅澁者如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
口意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羅澁教也第
三彼柔輓羅澁俱者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
意善行報有時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
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名
墮惡趣是名如來柔輓羅澁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種方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當
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於世尊法為
不清淨世尊法中亦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佛告聚落主如來法中亦不殺生然如來

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誠。豈非死耶。調馬師白佛。實爾。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誠。真為死也。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答曰。有三。何謂為三。一者。剛鉤。口著其鞵。鞵二者。減食。常令饑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鐵鉤。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鞵。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無為。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真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道。

誠學部第三

如增一阿含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義迦葉問言。何等是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衆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清淨者。則不顛倒。以無顛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得成就。以成道果。豈非諸法乎。

誠盜部第四

如雜阿含經云。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國。人間止一林中。時彼比丘有眼。患受師。教云。應嗅

鉢。摩華。時彼比丘受師教。已。往至鉢摩華池。側於池岸邊。迎風而坐。隨風嗅香。時有天神。主此池者。語比丘言。何以盜華。汝今便是盜香賊也。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不壞亦不奪。遠住隨嗅香。汝今何故言。我是盜香賊。

爾時天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世間名為賊。汝今人不與。而自一向取。是則名世間。

真實盜香賊。

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爾時比丘為彼天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斷截分陲利。拔根重負去。便是奸狡人。汝何故不遮。

而言我盜香。

時彼天神說偈答言。

狂亂奸狡人。猶如乳母衣。何足加其言。且堪與汝語。袈裟汗不現。黑衣黑不汗。奸狡凶惡人。世間不與語。蠅脚汗素帛。明者小過現。如墨點珂貝。雖小悉皆現。

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說。以義安慰我。汝可常為我。數數說斯偈。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亦非人與汝何為常隨汝數數相告語汝今當自知
彼彼饒益事

誠罪部第五

如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此人等種種諸過無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處罰閻羅王常先安徐以忠正語為現五使者而問言第一汝不見世人始為嬰兒僮臥屎尿不能自護口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不知如是然人神從行終即有生雖尚未見常當為善自端三業奈何放心快志造過人答愚暗不知王言汝自愚癡縱意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一天使也第二閻王復問子為人時天使次到汝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世人年老髮白齒墮麻瘦便步低行起居任杖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耄常當為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癡故爾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二天使也第三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病身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衆醫不療不人答言有王曰汝可得病耶人生既老法皆當病聞身強健當勉為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以為愚作惡非關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三天使也第四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亡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聞在世間常為善事勸身口意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四天使也第五閻王復問子為人時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為吏所捕取案罪所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剝耳鼻或燒其形懸頭日炙或屠割支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為惡獨可解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勸身口意奉行經戒云何自快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為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誠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安徐一本
作安徐

雜誠部第六

大法句經偈云一編十

誠信

駁一本作
剗○清淨
一本作清
流

士有信行 爲聖所譽 樂無爲者 一切縛解 比方世利 慧信爲明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欲見諸眞 樂聽講法 能捨慳妬 此之謂信
無信不習 好駁正言 如掘取水 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淨
如善取水 要冷不擾 信不染他 其如斯載 如大象調 自調最勝
信財戒財 慚愧亦財 聞財施財 惠爲七財 生有此財 不問男女
終以不貪 賢者識眞

誠死

所以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爲樂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生者日夜 命自刀削 壽之消盡 如榮穿水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衆生相刻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禍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爲老所厭 病倏至際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 常漏臭處 爲病所困 有老死患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爲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晝夜慢惰 老不止淫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蔽 爲自侵欺

厭本一作
遺

誠殺

爲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爲仁 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彼亂已整 守以慈仁 見怒能忍 是爲梵行
至誠安徐 口無纖言 不瞋彼所 是謂梵行 垂拱無爲 不害衆生
無所燒惱 是謂梵行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普愛賢美 哀加衆生 常行慈心 所適者安 晝夜念慈 心無剋伐
不害衆生 是行無仇 臥安寤安 不見惡夢 天護人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在所得利 死昇梵天 受樂自然 仁無亂志 慈最可行
愍傷衆生 此福無量

誠意

惡言罵詈 僞慈度人 興起是行 疾怨茲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乘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爭爲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罪苦自追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福樂自隨
隨亂意行 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 何解善言 隨正意行 開解清明

不為嫉妬 敏達善言 慍於怨者 未常無怨 不慍自除 是道可宗
不好責彼 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 永滅無患

以真為偽 以偽為真 是為邪見 不得真利 知真為真 見偽知偽
是為正見 必得真利 壁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思念 邪法為穿
壁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正 邪匿不生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悉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染人 如近香薰 進智習善 行成皎潔
正念常與 邪法自滅 自制正法 善名日增 當思念道 強守正行
健者得度 吉祥無上 尅己調心 行不放逸 施戒忍勤 定慧常明
生不為惱 死而不惑 禍福路分 昇沉殊趣

誠愚 愚著生死 莫知正法 愚蒙無智 如居暗室 觸事昏馳 寒暑不辨
雖久修習 猶不知法 雖復修行 為身招患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愚所望所 不謂適苦 隨墮厄地 乃知不善 愚惡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人樂寐 憂感長興 昏昏暗室 如蠶處置

誠惡 愚人樂惡 至死不休 雖與善言 反謂怨讐 罪猶未熟 愚將為親
至其熱時 自受大殃 愚好財色 晝夜無厭 如焦谷山 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 觸處被瞋 雖加杖捶 猶不自止

滋觀善惡 心知畏忌 畏而不犯 終吉無憂 故世有福 念思紹行
善致其願 福祿轉勝 信善作福 積善不厭 信知陰德 久而必彰
喜法臥安 心悅意清 聖人演法 慧常樂行 賢人智者 齊戒奉道
如星中月 照明世間 弓師調角 水人調船 工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澗泉 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 心淨欣然 斷除五陰 靜思智慧 能自拯濟 顯理澄真
抑制情欲 志樂無為 攬受正教 冥法常存

誠縛 去離愛患 脫於一切 縛結已解 遣散自安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枯涸 如鴈棄池 量腹而食 無所積藏 虛心無想 遠近無礙
度身而衣 不求餘長 省事無為 無所稱許 制想從正 如馬調御

捨慍樂慢 爲天所敬 不怒如地 不動如山 真人無垢 生死世絕
心以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 棄惡無著 破壞三界
情色永絕 是謂上智 在聚若野 處染不染 應真所歎 莫不蒙祐
常樂空閑 衆人不逮 快哉上士 天人欽仰

誠誦

雖誦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 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 捨慍放逸 雖誦千言 求名遠著 不如一說 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 色情逾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 如不一悟 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 不存悲智 不如一聽 自他兩利
誠行
人壽百歲 慳貪逾盛 不如一日 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 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 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 怠惰不動 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 情欣放逸
不如一日 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 昏暗瞋心 不如一日 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 拙御身心 不如一日 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 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慧力 人壽百歲 不起善願 不如一日 發行四弘
人壽百歲 不生一智 不如一日 慧性聰利

誠口

雜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便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愚 高慕欣朋儕 相與立弘誓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期免綢繆 寂寂求誠真 齋齋勵心柔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與心願弘誓 救溺運慈舟 嘉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八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應緣 四略

更一本作

齊沙門釋支遁

周沙門釋亡名

周沙門釋道安

晉剡沃洲山有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王羲之親遺才藻。驚絕罕儔。遂披袷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情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為淹滯。溺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淩。冥心內馳。殉赴飲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寧。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觀玄規。殺心神道。抗志無為。寒期三蔽。融冶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出乘高。

周涇濱沙門亡名法師自誠云。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艸影。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讀誦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管弁。斷其鬚髮。衣袈裟。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狀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為智者。

所以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為道日損。何用多知。摛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亦名。息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而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繡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覩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炳。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莫賢才藝。是為愚弊。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職馬易奔。心緩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耗。邪逕終迷。修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日惜情。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遠崩。塗書汗卷。其用不常。內懷矜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要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長影長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沉。臥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貴何賤。何辱何榮。澄天愧淨。皦日慚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馮翊故城人。職悟玄理。早附法門。神氣高朗。挾操清邁。乃作遺誠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榮仁負義。

有幾一本
作後已
仁也一本
作尊人也

故自一本
作自覆
邪者正望
一本作正
著邪忘

奉持淨戒死而有幾。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仁也。行必可履。言必可式。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譏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指。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役。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懷怕虛白。可奇可貴。故自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邪著正。望其真實。以小黠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其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滋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淡。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誠。其一卿已出家。永遠所生。勤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淚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慚耻。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二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惟道爲珍。約己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

添祿。如何無心。仍著染觸。空淨長短。鉢兩斗斛。與世諍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其四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帝王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尙其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泰山。燒鐵爲食。融銅灌脰。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新。其五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淡。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誨約。幸自開神。其六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隙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誨勵。宜崇典謨。其七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事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餐。夏則耐暑。冬能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聚。足不安前。久處私室。如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誨汝。宜各自教。其八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專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修禪。塔寺經營。豈可殺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唐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卿已出家。永遠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遞爾絕俗。起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己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教累。悉恨日

修經一本
作端能

般。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姓李平。卿人也。戒德清高。守禁無虧。嘗宿他寺。意欲聞戒。至於十五日說戒之夜。衆議共停說戒。乃爲法集。有僧升座。將欲豎義。叙云。豎論法相。深會聖旨。布薩常聞。羣難爲勝。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壘聳驚人。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搦之。曳之下座。委頓垂死。次問上座。問答同前。搦還將死。陵害二三上座。已。神還掉臂而出。當時道俗共覩。非一。範師既見斯異。乃自勤力兼築。築大衆。至於一生無敢說欲縱有病重不堪勝。請僧就病人所。恭敬說戒。闍境僧尼承斯徽誠。至布薩日亦不虧法。采高僧傳。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麗途〕

忠孝篇第四十九 不孝篇第五十

忠孝篇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太子部 太子部 業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孝誠忠敬高邁董職之賢。反慢尊親罪過王寄之逆。是以木非親母。供則響溢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萬代。理應傾心頂戴。獲福無邊。何得起慢高心。反生輕侮也。所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終身盡孝。寔建國之美。故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鐘。累茵而座。列鼎而食。猶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深河海。孝若涓塵。永慕長號。痛貫心首。俗稱乳哺生我。肉身一世之恩。尙復難報。况復如來大悲普洽。等同一子。拔除三塗。得離四生。長辭八苦。永御三乘。靜思恩重。豈同凡俗。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理。痛甚刀割。歷劫瞻敬。長薦珍羞。亦未能報。須臾之恩。故涅槃經云。佛有一味。大慈悲愍念衆生。如一子。衆生不知佛能救毀謗。如來及法僧。

引證部第二

述一本作

如末羅王經云。人間世尊何等。為父母力。佛言。謂受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為父母力。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若復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榻臥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屎尿。猶不能得報恩。當知父母恩重。施育之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又地獄經云。為人弟子。說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噉其舌根。若得好食。美菓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噉。噉餓鬼中。後生為人貧窮。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杙地獄。後生毒蛇中。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獄。後生為人。嘗吃。又薩婆多論云。軍破塔壞。像不說他。聽罪。若說則破法身。不問前比丘。有罪無罪。皆不得說。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應參師進止。若參師來。不見時。應持土。由草木。以為記。驗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若有比丘。於彼師所。或和尙邊。不生敬心。導說長短。於將來世。別有一小地獄。名為拒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燥。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鈎吻。常噉舌根。若從他聞。一四句偈。於各千劫。取彼和尙阿闍梨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頂戴。亦未能報也。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師。近佛諸菩薩。施者。得大果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為鵝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飼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猛之情。又曰。華須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親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慧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鵝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陀洹。飯須陀洹百萬人。不如飯一斯陀含。飯斯陀含千萬人。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合一億人。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人。不如飯一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人。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人。不如飯一佛。舉願求佛。舉願求佛。欲濟眾生也。飯善人。福最大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又雜寶藏經云。晉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鵝。鵝父母都育。常取好菓。先奉父母。當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鵝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鵝鳥。捕穀。穗處。瞋恚惱。便設羅網。捕得鵝。鵝鵝。爾時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鵝鵝。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尙爾。孝養父母。豈况於人。佛告比丘。昔鵝鵝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如末羅王經云。人間世尊何等。為父母力。佛言。謂受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為父母力。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若復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榻臥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屎尿。猶不能得報恩。當知父母恩重。施育之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又地獄經云。為人弟子。說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噉其舌根。若得好食。美菓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噉。噉餓鬼中。後生為人貧窮。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杙地獄。後生毒蛇中。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獄。後生為人。嘗吃。又薩婆多論云。軍破塔壞。像不說他。聽罪。若說則破法身。不問前比丘。有罪無罪。皆不得說。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應參師進止。若參師來。不見時。應持土。由草木。以為記。驗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若有比丘。於彼師所。或和尙邊。不生敬心。導說長短。於將來世。別有一小地獄。名為拒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燥。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鈎吻。常噉舌根。若從他聞。一四句偈。於各千劫。取彼和尙阿闍梨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頂戴。亦未能報也。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師。近佛諸菩薩。施者。得大果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為鵝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飼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猛之情。又曰。華須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親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慧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鵝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陀洹。飯須陀洹百萬人。不如飯一斯陀含。飯斯陀含千萬人。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合一億人。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人。不如飯一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人。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人。不如飯一佛。舉願求佛。舉願求佛。欲濟眾生也。飯善人。福最大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又雜寶藏經云。晉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鵝。鵝父母都育。常取好菓。先奉父母。當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鵝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鵝鳥。捕穀。穗處。瞋恚惱。便設羅網。捕得鵝。鵝鵝。爾時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鵝鵝。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尙爾。孝養父母。豈况於人。佛告比丘。昔鵝鵝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太子部第三

如報恩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波羅奈國王名羅闍。其王統領六十小國。王有太子作小國王。有一大臣名羅睺羅。心生惡逆。殺害大王並二太子。王最小子作邊國王。仁性調善。天神敬愛。生一太子。名須闍提。年始七歲。聰明慈孝。王甚愛念。時神語王。羅睺羅大臣謀奪國位。收殺父王。並殺二兄。軍馬不久。當來殺王。今可逃避。王聞是語。心驚毛豎。仰而問曰。卿是何人。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所宣實不。即報王言。我是大王守宮殿神。以王福德。正法治國。不在人民。故先相告。王宜速出。衰禍不久。正爾當至。王聞是已。即入宮中。便自思惟。欲投他國。時向隣國。有其二道。一道計行七日。乃到。一道計行十四日。至。王即尋辦七日糧食。抱兒而去。夫人隨後。時去忿忿。心意荒錯。迷惑。誤著十四日道。其路險難。復無水草。初發。唯將一人食糧。而於今者。三人共食。數日糧盡。前路猶遠。王與夫人舉聲大哭。怪哉苦哉。我從生來。未曾聞有如是苦惱。何其今日身自受之。羸厄並至。舉身投地。自悔言。我等宿世作何惡行。今受此禍。思已大哭。悶絕。躡地。復自思念。不可三人併命。此死宜殺夫人。取肉活身。并續子命。念已。拔刀欲殺夫人。其子見王欲殺其母。前捉王手。問其因緣。王即淚泣。悲淚滿目。微聲語子。欲殺汝母。取其血肉。以續餘命。若不殺者。亦當自死。我身亦爾。今者死活。竟何所在。為活子命。欲殺汝母。子白父言。王若

殺母。俱亦不食。何處有子。噉於母肉。既不噉肉。子當俱死。王今宜可殺子。取肉濟父母。命。王聞子言。即便悶絕。宛轉躡地。而語子言。子如吾目。何處有人。自挑目食。吾輩喪命。終不殺子。噉其肉也。子又語父言。若斷子命。肉則臭爛。未得幾日。唯願父母宜。可日日就子。身上割肉。三斤。分作三分。二分奉父母。一分自食。以續身命。父隨子言。割肉三斤。支命進路。二日未到。身肉轉盡。骨節相連。餘命未斷。即便倒地。父母見已。尋前抱持。舉聲大哭。而作是言。我等無狀。橫噉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猶遠。未達所在。汝肉已盡。今者併命。聚屍一處。子諫父言。已噉子肉。進路至此。計前里程。餘一日在。子身今者捨命在此。仰願父母莫如凡人。併命一處。可於子身。諸支節間。悉割餘肉。用濟父母。可達所在。父母隨言。割得少肉。分作三分。一分與兒二分。自食。食已。別去。子起立。住看父母去。父母爾時。舉聲大哭。隨路而去。父母去遠。不見太子。戀其父母。目不暫捨。良久。躡地。身體血出。蚊蟲啖食。楚毒苦痛。不可復言。餘命未斷。發聲立誓。願宿世。殃惡。從是除盡。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今我身肉。供養父母。願我父母。常得除福。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縣官盜賊。陰謀消滅。觸事吉祥。餘身血肉。施此諸蟲。皆使飽滿。令我來世。得成佛道。施以法食。除汝饑渴。生死重病。發是願時。天地大動。日無精光。帝釋見已。即便化作師子。虎狼。恐怖太子。欲來齧太子。語言。汝欲噉我。隨意取食。何為見怖。釋即語言。我非師子。虎狼之屬。是天帝釋。故來試卿。太子聞已。歡喜無量。釋問太子。汝於今者。

難捨能捨。能以身肉供養父母。如是功德願作何等。天王人王梵王魔王耶。太子答言。我不願此。欲我佛道度脫一切。天王釋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然後乃成。汝云何能受。如是苦。太子答言。假使熱輪在我頂上。終不以苦退於佛道。天帝釋言。汝唯空言。誰當信汝。太子尋即立誓願言。若我欺誑天帝釋者。令我身瘡始終莫合。若不爾者。令我平復。血變為乳。太子誓已。即時身體平復如故。血白為乳。身體形容端正倍常。帝釋即讚言。若得佛道。願先度我。爾時父母到隣國。已向彼國王具說上事。吾子孝養身肉供養。其事如是。隣王聞已。感其慈孝。即與兵衆遣還歸國。往伐羅睺。父將兵衆順道還過。與子別處。即自念言。吾子死矣。當收身骨還歸本國。舉聲悲哭。隨路求覓。遙見太子身體平復。端正倍常。即前抱持。悲喜交集。語太子言。兒今活耶。爾時太子具以上事。向父母說。父母歡喜共載大象還歸本國。太子福德慈孝力故。伐得本國。父王即立太子為王。佛告阿難。爾時父者。今現我父悅頭檀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我身是。時帝釋者。今阿若憍陳如是。

睽子部第四

如睽子經云。過去世時迦夷國中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目。心願入山求無上道。修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枉害。菩薩壽終。願生長者家。名之為睽。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

年過十歲。睽子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志。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父母取。爾便即入山。睽以家中財物。皆施貧者。便至山中。以草為屋。施作牀褥。不寒不熱。常得其宜。入山一年。衆菓豐美。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華五色。鳥獸音樂。慈心相向。無復害意。睽至孝慈。陷地恐痛。天神山神常作人形。晝夜慰勞。睽著鹿皮衣。提瓶取水。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睽被毒箭擊。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犀為毛。終鹿為皮肉。我今無事。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睽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為虎狼毒蟲所見。枉害。今我為王所射殺。登爾之時。山中暴風切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為竭。衆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曰。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毒蟲所害。禽獸號呼。不如常時。風起樹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我作無狀。本欲射鹿。箭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甚重。坐食小肉。而受重殃。我今一國珍寶之物。宮殿妓女。丘塚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以手挽。拔睽。箭滋不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山。王益悼怖。三百六十節節皆動。睽語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盲父母。年既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懊惱。非為毒痛。王

復重言。我奉入泥犁。百劫受罪。使朕得活。若子命終。我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爲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朕聞王誓。心喜悅豫。雖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卿未死。使我知之。朕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自當見一草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爲我上謝。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分。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願罪滅。福生。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常隨護助。災害消滅。王領此言。便將數人。徑詣父母所。王去之後。朕便奄絕。鳥獸號呼。遂朕屍上。口抵胃血。盲父母聞聲。以益憎怖。王行既疾。觸動草木。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善來。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安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裝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言。來在山中。勞心勸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侵害不。山中寒暑。隨時安不。盲父母言。蒙王厚恩。常自安穩。我有孝子名朕。常與我取菓。飲泉水。常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有乏短。我有草席可坐。菓。可食。朕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朕。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大山崩地。乃

爲。王便自前扶率。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百鳥一時悲鳴。疑我子死。其母啼呼。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問王射朕。何許。今爲死活。王說朕言。父母感絕。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依雜寶藏經云。王便悲泣而說偈言。

我爲斯國王。遊獵於此山。但欲射禽獸。不覺中害人。我今捨王位。來事盲父母。與汝子無異。慎莫生憂苦。盲父母以偈答王言。

我子慈孝順。天上人中無。王雖見憐愍。何得如我子。王當見憐愍。願將示子處。得在兒左右。并命意分足。

於是王將父母向兒所。推背懷。愍憐。而面言。我子慈仁。孝順無比。天神山神樹神河池諸神。皆向說偈言。

釋梵天世主。云何不佐助。我之孝順子。使見如此苦。滋感我孝子。而速救濟命。

又朕子經云。願王率我二人。往隨屍上。王即率盲父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脚。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朕。曾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朕活我死。死不恨也。

睽若至孝天地所知者。當拔出毒藥。當除。朕當更生。於是第二切利天王。坐即為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呼哭。乃聞第四兜術天宮。皆動。釋梵四天王。即從第四天王。如人屈伸臂。頃來下。睽前以神藥灌朕口中。藥入朕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朕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走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涌出。衆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與朕子。願以國財。以上道人。朕曰。王欲報恩者。王且還國。安隱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天傷蟲獸。現世身不安隱。毒盡。當入泥犁。中人。居世間。思愛。曾有別離。久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逸。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朕教。從者數百。皆大踴躍。奉持五戒。王辭還宮。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朕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捨。犯者重罪。於是國中。皆如王教。奉持五戒。十善。死得生。天無入三惡。佛告阿難。宿世睽者。我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悅。頭禮王是。盲母者。夫人摩耶是。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帝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真道者。皆由孝德也。

業因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若人於父母所作。少供養。獲福無量。少作不順。罪亦無量。我於過去。久遠世時。生波羅奈國。為長者子。字慈童女。其父早喪。與母共居。家貧。賣薪。日得兩錢。奉養於母。方計轉勝。日得四錢。以供於母。遂復漸差。日得八錢。供養於母。後人投。獲利轉多。日一

十六錢。奉給於母。衆人見其聰明福德。皆來勸之。入海採寶。聞已。自母。母見慈孝。謂不能去。戲語之言。聽汝入海。兒即結伴。越日已定。辭去。母即抱兒啼哭。而言不待我死。何由得去。兒已許他。恐負言信。便自舉出。絕母頭髮。數十根。遂去。入海。多得寶。還。至於中路。徒伴在前。童女獨後。失伴。銷道。到一山上。見琉璃城。饑渴。往趣。有四玉女。聲四。如意珠。作唱伎樂。出城來迎。四萬歲中。受大快樂。復生。厭心捨之而去。見頗梨城。有八玉女。聲八。如意珠。作樂來迎。八萬歲中。極大歡喜。後厭捨去。至白銀城。有十六玉女。聲十六。如意珠。如前來迎。十六萬歲。受大快樂。後復捨去。至黃金城。有三十二玉女。聲三十二。如意珠。如前來迎。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後厭捨去。到一鐵城。入見一人。頭戴火輪。捨童女頭上而去。時慈童女。即問獄卒。我戴此輪。何時可脫。獄卒答言。世間有人。作罪福業。如入海。經歷諸城。然後當來代汝受罪。若無代者。終不墮地。復問。我昔作何罪福。獄卒答言。汝昔兩錢。供養母。故得琉璃城。四如意珠。及四玉女。四萬歲中。受其快樂。四錢。供母。得頗梨城。八如意珠。及八玉女。八萬歲中。受其快樂。八錢。供母。得白銀城。十六如意珠。十六玉女。十六萬歲。受其快樂。以十六錢。供養母。故得黃金城。有三十二如意珠。三十二玉女。三十二萬歲。受其快樂。以絕母髮。今得鐵城。火輪之報。有人代汝。乃可得脫。復問。獄卒。今此獄中。頗有受罪。如我比不。答言。無量。不可稱計。聞已。念言。我會不免。願使一切。應受苦者。盡集我身。作是念已。鐵輪即墮。獄卒見已。鐵叉打頭。

尋即命終生兜率天。佛告比丘。昔慈童女。今我身是。以是因緣。於父母所。少作善惡。獲報無量。是故應勤供養父母。又成實論云。如來於諸聖人及父母等。起善惡業。則受現報。又文殊問經佛說偈云。

日月照諸華。無有恩報想。如來無所取。不求報亦然。

頌曰
入朝輔主。立志存忠。居家事親。敬誠孝終。况佛大恩。普濟無窮。

感應緣略引三十五條
舜子有事父之感
董永有自賣之感
吳遠有供葬之感
王虛之有疾愈之感
孝婦有養姑之感

郭巨有養母之感
陳遣有煨飯之感
蕭固有延葬之感
伯瑜有泣壤之感
雄和有投水之感

丁蘭有刻木之感
姜詩有取水之感
吳冲有哀慟之感
石奢有代死之感
王千石有墳墓之感

舜父有目失。始時微。至後妻之盲。舜有井穴。乏舜父在家貧厄。邑市而居。舜父夜臥。夢見一鳳凰。自名為雞。口銜米以哺。已言雞為子孫視之。是鳳凰。黃帝夢書言之。此子孫當有貴

吳冲一本
作感冲
泣壤一本
作泣哀

者。舜占稻也。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常與市者。聲故二人。舜前。祗之。目霍然。開見舜。感傷市人。大聖。至孝道。所神明矣。

又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萬。為兩分。弟已獨取。母供養住。自比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居。無患。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已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一釜。黃金。金上有鐵券。曰。賜孝子郭巨。

又丁蘭。河內野王人也。年十五喪母。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母面發瘡。經二日。妻頭髮自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蘭移母大道。使妻從復。三年拜伏。一夜忽如風雨。而母自還。隣人所假借。母顏和即與。不和則不與。鄰婦之孝子傳曰。蘭妻誤燒母面。即夢見母。痛人有求。蘭還悲號。道服行喪。廷尉以木椁。蘭宜帝嘉之。拜太中大夫者也。

又董永者。郵船之子。感通。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以供喪事。道逢一女。呼與語云。願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為誰。答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汝織三百疋。遣汝。一旬乃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在。右此四條出劉向孝子傳

陳遣。吳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錯底煨飯。遣在役。常帶囊。每表食。錄其焦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常帶自隨。及敗。多有餓死者。遣得活。母晝夜泣憶。遣目為失明。耳為無聞。遣還入。再拜

號泣。母目豁明。右此一驗也。朱明孝子傳。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母好飲江水。兒常取水。溺死。婦痛惜。恐母知。誑云行學。歲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泉涌出於舍側。味如江水。甘美。且出鯉魚一雙。右此一驗也。東觀漢記。

吳達。吳興人也。孫恩亂後。兄弟親從。有二十三喪。家貧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備賃。夜還作塲。夫妻執事。無食自暇。期年辨七墓。十三棺。逆取備直。以供葬事。隣人乃悉折以爲賻。一無所取。躬耕償之。晉義熙三年。太守崇禮辟之。

季一本作

又蕭固字季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舊居沛。何倍長陵。因家關中。少有孝謹。遭喪六年。雉鴝遊狎。其庭塵鹿入其門。墻微。不。就。固子芝字英髦。孝心醇至。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喙宿其上。常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右此二驗也。鄭經之傳。

吳中書郎咸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暫行勸婢爲母作食。乃取鱗蠃蟲蒸食之。王氏甚以爲美。不知是何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極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實是鱗蠃。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開明。右此一驗也。祖台志。

王虛之。廣陵西昌人。年十三喪母。三十喪父。二十年鹽酢不入口。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橘樹隆冬生實。病果尋愈。咸以至此孝所感。右此一驗也。宋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他日瑜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又石奢。楚人事親孝。昭王時爲令尹。行道遙見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奢縱父而還。自繫獄。使人言於王曰。夫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不忠。請死贖父。遂因自刎。右此二驗也。出說苑錄。

漢書載。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殺。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榜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謀服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長老傳云。孝婦名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於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綠旛竹而上。極標。又綠旛而下。云爾。

捷爲符。先泥和。其女者名雄泥和。至永建元年。爲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命勸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賢三歲。又爲作繡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船於

父墮處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投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尙書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誌孝。右神記。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見稱。尤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父愛居喪。過禮。一食長齋。柴毀骨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聲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冥報拾遺。

不孝篇第五十 此有四部

逆意部 五逆部 婦逆部 棄父部

逆意部第一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所以受報於來苦。孝逆昇沉。善惡胡越。故大慈愍閻王之凶勃。舉羅雲之善徵。將恐不孝。毒火無由而滅。惡逆重閻。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繁衆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挫撲其軀。膿瘡穢爛。周徧形骸。臭惡纏匝。而欲以此狀求見慈父。懇誠難覩也。

五逆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佛弟子提婆達多。是佛堂弟。出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精進修行。滿十三年。其

三一本作

有只字

七一本作

後爲供養。故來至佛所。求學神通。佛告。憍慢。汝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亦得神通。而不爲說。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捷連。乃至五百阿羅漢。皆不爲說。言汝當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可以得通。是時阿難未得他心智。如佛所言。以授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受學。通法已入山。不久便得五通。得五通已。自念。誰當與我作檀越者。如王子阿闍世。有大王相。欲與爲親厚。到天上取天食。還。還。單取。自然。粳米。至閻浮林中。取閻浮菓。與王子阿闍世。或自變其身。作象寶馬寶。以感其心。或作嬰孩。種種。變態。以動其心。王子意感於奈園中。大立精舍。四種供養。并種種雜供。無物不備。以給提婆達多。日日率諸大臣。自送五百釜。羹餅。提婆達多大得供養。而徒衆鮮少。自念。我有三十相。滅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七衆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已。生心破僧。五百弟子。舍利弗目捷連。說法教化。僧還和合。爾時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金剛杵。而遙擲之。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以拳打尼。尼即時眼出而死。作三逆罪。與惡邪師。富闍那外道等。親厚。斷諸善根。心無悔恨。復以惡毒。著指爪中。欲因禮佛。以中傷佛。欲去未到。於王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提婆達多。身有三十相。而不能忍。伏其心。爲供養利。故而作大罪。生入地獄。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退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知他人心。

乃至爾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遙見我來。見已。即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又如智度論說。鬱隴羅伽仙人得五神通。日日飛到國王宮中。食王大夫。人如其國法。捉足而禮。夫人手觸。即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而出還。其本處入樹林間。更求五通。乃至為鳥急鳴。以亂其意。捨樹至水邊。求定。復聞魚鬪動水之聲。此人求禪。不得。即生瞋恚。我當盡殺魚鳥。此人久後。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無想處。於彼壽盡。下生作飛狸。殺諸魚鳥。作無量罪。墮三惡道。又云。有一比丘坐得四禪。生增上慢。謂得阿羅漢。恃是而止。不復求進。命欲終時。見有四禪。中陰相來。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為欺我。惡邪生故。即失四禪。中陰便見阿鼻地獄泥犁。中陰相來。命終。即生阿鼻地獄。佛為說得云。

多聞持戒禪。未得無漏法。雖有此功德。此事不可信。

又未生怨經云。調達嫉佛徒衆。遠告太子未生怨曰。汝父國寶。以貢佛僧。國藏空竭。可早圖之。即位為王。吾與師往征佛也。子可為王。吾當為佛。兩得其所。不亦善乎。則勅勢臣奪其印綬。付王獄禁。王意怡然。照之宿殃。心無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王顧哭者曰。佛說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即衰。合會有離。生者必死。輪轉無際。身尚不保。何國之常。王謂太子曰。汝每有疾。吾為焦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親之仁恩。唯天為上。汝懷何心。忍為逆惡。夫殺親者。死入泰山。吾是爾尊。以國惠汝。吾

怡一本作恬

慈一本作慈
慈同字下
同有被髮
二字

照斯報一
本作招斯
報

欲至佛請作沙門。太子曰。汝莫多云。吾獲宿願。豈有赦哉。勅獄吏曰。絕其餉食。以餓殺之。瓶沙王向佛所在。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絲髮之愆。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斯道哉。舉國巨細靡不哀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極枯處在牢獄。坐臥須入。欲見大王。寧不可乎。太子曰。可。后淨身澡浴。以蜜塗身。入見大王。面貌瘦瘠。不識本形。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苦有常。王曰。獄吏絕餉。饑渴日久。身有八十戶。戶有數百種蟲。擾吾腹中。血肉消盡。壽命且窮。言之哽咽。息絕復連。后曰。具照斯艱。妾以妙蜜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誠。無忽憂心。王食畢已。向佛所在。哽咽稽首。佛說榮福難保。如幻如夢。誠如尊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消化與驚驚子。目連大迦葉。講尊道奧。王謂后曰。如目連等。衆垢已除。得六神通。尚為貪嫉。梵志所揮。豈況吾哉。為惡殃。迫人猶影響。佛時難遇。神化難聞。稟其消化。誠亦難值。吾今死矣。遷神遠逝。夫欲建志。莫尚佛教。汝慎守之。防來禍矣。后聞王誠。重更哀慟。爾時太子詰獄吏曰。絕王食久。不死何為。對曰。皇后入獄。身塗妙蜜。實以延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身。王饑勢起。向佛所在。稽首。即為不饑。夜時。為明太子聞之。令塞窓闕。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覩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無量。念佛不忘。佛遙為王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身。可不慎矣。瓶沙對曰。若當支解寸斬。於體終不念惡。世尊重曰。吾今為佛。大千日月。天神鬼龍。靡不稽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况凡庶。具照宿殃。王即叉手。向佛遙稽首。今日命絕。永替神化。嘯呬

招一本作

咽斯須息絕。舉國臣民靡不踴躍呼天奈何。瓶沙大王即得道跡。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障滅矣。

述曰。閻王後悔。殷誠重懺。具如涅槃。不可備錄。據迹似實。約權俱化。故依菩薩本行經云。佛告河闍世王。殺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脫。唯當自責。改往修來。莫用愁憂。王聞歡喜。不能自勝。又雜寶藏經云。昔迦獸國鳩陀扇村中。有一老母。唯一子。其子勃逆不修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毆打一下。即日出行。遇逢於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如是。後地獄苦。不可稱計也。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婆羅門婦。產一男。兒容貌弊惡。身體臭穢。飲母乳時。能使乳敗。若飲餘者。亦皆敗壞。唯以酥蜜塗指。令得濟。軀命。因為立字。名曰得飽。後漸長大。求佛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而行乞食。亦不獲得。便自悔責。入其塔中。見少空汙。即便掃灑。時到乞食。即便豐足。心懷歡喜。白衆僧言。從今以往。衆僧塔寺。聽我掃灑。僧即聽許。後於一日。眠不覺曉。舍利弗見佛塔中。有少塵空。即便掃之。時黎軍支便從眠寤。見舍利弗掃竟。心懷悵恨。語舍利弗。汝掃我地。令我今者。饑困一日。時舍利弗聞是語。已而告之言。我今自當共汝入城。受請可得飽滿。汝勿憂也。聞已心泰。受請時到。共舍利弗入城。受請正值檀越。夫婦闔戶。竟不得食。饑餓而還。時舍利弗於第二日。復更語言。我於今朝。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座皆悉得食。唯此一人。獨不得食。高聲唱言。我不得食。爾時主人都無聞者。饑困而還。爾時阿難聞已。深憐。於第三日。語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為汝取食。足使飽滿。然阿難受持。如來八萬四千諸法藏門。未曾漏脫。今故為此。黎軍支比丘。取其飲食。忽然不憶。空鉢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為取食。還其所止。道逢惡狗。所齧。飲食棄地。空鉢而還。於第五日。大目犍連復為取食。中道為金翅鳥王。見為搏。齧合鉢。將去。置大海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為取食。到彼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內。踊出其前。失鉢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取鉢。其口復嚙。竟不能食。時日已過。口輒自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慚愧。於四衆前。發沙飲水。即入涅槃。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怪其所由。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帝輪。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長者。名曰彌彌。見佛及僧。深生信敬。請來供養。日日如是。便經父亡。母故惠施。子恹不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瞋恚。即便捉母。閉著空室。鎖戶。棄去。至七日。頭母極饑困。從子索食。兒答母曰。何如發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為索食。語已。捨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饑困如是。然由往昔。供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新婆沙論云。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摩牛乳。摩便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忽生瞋恚。以手搦乳。

醫一本作
明水同

言。我於今朝。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座皆悉得食。唯此一人。獨不得食。高聲唱言。我不得食。爾時主人都無聞者。饑困而還。爾時阿難聞已。深憐。於第三日。語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為汝取食。足使飽滿。然阿難受持。如來八萬四千諸法藏門。未曾漏脫。今故為此。黎軍支比丘。取其飲食。忽然不憶。空鉢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為取食。還其所止。道逢惡狗。所齧。飲食棄地。空鉢而還。於第五日。大目犍連復為取食。中道為金翅鳥王。見為搏。齧合鉢。將去。置大海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為取食。到彼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內。踊出其前。失鉢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取鉢。其口復嚙。竟不能食。時日已過。口輒自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慚愧。於四衆前。發沙飲水。即入涅槃。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怪其所由。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帝輪。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長者。名曰彌彌。見佛及僧。深生信敬。請來供養。日日如是。便經父亡。母故惠施。子恹不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瞋恚。即便捉母。閉著空室。鎖戶。棄去。至七日。頭母極饑困。從子索食。兒答母曰。何如發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為索食。語已。捨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饑困如是。然由往昔。供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新婆沙論云。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摩牛乳。摩便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忽生瞋恚。以手搦乳。

婦逆部第三

散其母面。隨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還生。爾所白願。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稟性很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作方計。殺其夫。主自
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
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霹靂殺其兒。母即還家。其婦開門。謂是夫主。問言。殺未。姑答已殺。至於明
日。方知夫死。不孝之罪。現報如是。後入地獄。受苦無量。

棄父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爾時世尊而作是言。恭敬宿老。有大利益。而常設歡。恭敬父母者。長宿老。不
但今日。我於過去久遠。有國名棄老國。彼國土中有老人者。皆遠驅棄。有一大臣。其父年老。
依如國法。應在驅遣。大臣孝順心所不忍。乃浚掘地作一密窟。置父著中。隨時孝養。爾時天
神捉持二地。著王殿上。而作是言。各別雄雌。汝國得安。若不別者。汝身及國。七日之後。悉當
覆滅。王聞是已。心懷懊惱。即與群臣參議。斯事各自陳謝。稱不能別。即募國界。誰能別者。厚
加爵賞。大臣歸家。往問其父。父答子言。此事易別。以細軟物。停地著上。其躁燒者。當知是雄。
住不動者。當知是雌。故律云。白疊。試即如其言。果別雄雌。天神復問言。誰於睡者。名之為寤。誰
於寤者。名之為睡。王與群臣復不能辯。大臣問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學人。於諸凡夫。名為
覺者。於諸羅漢。名之為睡。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又復問言。此大白象。有幾斤兩。群臣共議。無
能知者。大臣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淺淺幾許。即以此船。置石著中。水沒
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答天神。又復問言。以一掬水。多於大海。誰能知之。群臣共議。交
不能解。大臣問父。此是何語。父言。此語易解。若有人解。信心清淨。以一掬水。施於佛僧。及以
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數千萬劫。受福無窮。海水極多。不過一劫。推此言之一掬之水。百
千萬倍多於大海。即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復化作餓人。連骸拄骨。而來問言。世頗有人。餓
窮瘦苦。劇於我不。羣臣思量。復不能答。復以狀問父。父答子言。世間有人。慳貪嫉妬。不信三
寶。不能供養父母師長。將來之世。墮餓鬼中。百千萬歲。不開水穀之名。身如大山。腹如大谷。
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身至脚。舉動之時。支節火然。如此之人。劇苦百千萬倍。即以斯
言。用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人。手脚杻械。項後著鎖。身中火出。舉體焦爛。而又問言。世頗有
人苦劇。我不。群臣率爾。無知答者。大臣復問其父。父即答言。世間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師長。
叛於夫主。誹謗三尊。將來之世。墮於地獄。刀山劍樹。火車鐵炭。陷灰河沸。戾刀道火道。如是
衆苦。無量無邊。不可計數。以此方之。劇汝。因苦百千萬倍。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天神又化作
一女人。端正瓊瑋。踰於世人。而又問言。世間頗有端正之人。似我者不。群臣默然。無能答者。
臣復問父。父時答言。世間有人。信敬三寶。孝順父母。好施忍辱。精勤持戒。得生天上。端正殊

各別一本
作若別

置石一本
作是石

解一本作
能

特。過於汝身百千萬倍。以此方之如賭。獨獲。復以此言以答天神。天神又以一栴檀木。方之正等。又復問言。何者是頭。群臣智力無能答者。臣又問父。父答言。易知。故著水中。根者必沈。尾者必舉。即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又以二白驃馬。形色無異。而復問言。誰母誰子。群臣亦復無能答者。復問其父。父答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與子。如是所問。悉皆答之。天神歡喜。大遣王珍奇財寶。而語王言。汝今國土。我當擁護。令諸外敵。不能侵害。王聞是已。極大踊悅。而問臣言。爲是自知。有人教汝。頗汝大智。國土獲安。既得珍寶。又許擁護。是汝之力。臣答王言。非臣之智。願施無畏。乃敢具陳。王言。設汝今有萬死之罪。猶尙不問。况小罪過。臣白王言。國有制。令不聽養老。臣有老父。不忍驅遣。致犯王法。藏著地中。臣來應答。盡是父智。非臣之力。唯願大王。一切國土。還聽養老。王即歎美。心生喜悅。奉養臣父。尊以爲師。濟我國家。一切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即便宣令。普告天下。不聽養老。仰令孝養。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師長。當加大罪。爾時。父者我身是也。爾時。大臣者舍利弗是。爾時。王者阿闍世王是也。爾時。天神者阿難是也。故俗云。養老乞。又雜寶藏經云。昔者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昔波羅奈國。有不善法。流行於世。父年六十。與著數網。使守門戶。爾時。兄弟二人。兄語弟言。汝與父數網。使令守門。屋中。唯有一數網。小弟便截半與父。而白父言。大兄與父。非我所與。大兄教父。使守門屋。兄向弟言。何不盡與數網。截半與之。弟答兄言。適有一數網。不截半與。後更何處得。兄

翻一本作
歷次同

翻一本作
轉次同

問弟言。欲更與誰。弟言。豈可得。不爾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汝當年老。汝子亦當安。汝置於門中。兄聞此語。驚愕曰。我亦當如是耶。弟言。誰當代汝。便語兄言。如此惡法。宜共除捨。兄弟相將。共至輔相所。以此言論。向輔相說。輔相答言。實爾。我等亦共有老。輔相啓王。王可此語。宣令國界。孝養父母。斷先非法。不聽更爾。又優婆塞戒經云。是五逆罪。殺父則輕殺母。則重。殺阿羅漢。重於殺母。出佛身血。重於殺阿羅漢。破僧復重。出佛身血。頌曰。君愛忠臣。父憐孝子。況佛大慈。拔苦樂我。不荷其恩。害親存己。一墜幽塗。累劫終始。

感應緣 如是五逆。及惡心。向三寶。現遭殃咎者。無量。並設在諸篇。今略述三三。不孝現報之驗也。

周王彥偉

齊何君平

隋婦養姑

周時有人。姓王。字彥偉。河南人。爲性凶惡。好遊獵。父母孤養。憐愛極重。每諫。不許共惡人交遊。復抑不聽。射獵。恐損身命。不存係嗣。偉不從。父訓。常獵不止。兼逐惡人。常爲齷齪。父母既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眠之後。密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遣死。無有瘡痕。將爲卒亡。不猜己身。忽見有鬼。來入堂內。震動家內。大小並覺。翻偉牀前。偉便仰臥。土袋已在偉腹。父母酥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以隣人。併力挽之。必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

叩頭合掌而卒

此一本作

齊何君平相州人。母裴氏少年誕平。後更不孕。父母憐愛劇同眼目。父母憐重。平長大不多。教覺問。縱暴自遊。年至二十。父母憐愛。不聽別室。父因使出行。經年方還。父行去後。母憐共私。父還到舍。共母殺父。埋之。後園。誰他道。父未還。天雷霹父屍出。然後霹平身。身上具題。因緣。親隣告官。聞徹。天聽。勅殺裴氏。暴屍不聽收埋。歸心也。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幸。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樹。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其婦。俄而婦從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為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為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後不知所在。在右一輪出。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麗滅〕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報恩篇第五十一 背恩篇第五十二

報恩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正思三寶 一本作重 思三寶 不存一本 作必存

蓋聞。重恩三寶。慈蔭四生。化育十方。等同一子。機無細而不隨。智有來而必撫。遂使優填刻像。鬱爾浮光。斯匿鑄形。起然避席。自茲厥後。靈瑞倍興。嘉聲彌盛。靡草從風。念則罪滅。福生敬則德隆。終古良由。如來長我法身。父母養我生身。既修長壽之因。不存蟬蛻之命。恩義滋重。特須思報恩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為難報。何等為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來。四者說法師。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現在為人。之所讚歎。於未來世。能得菩提。又大般若經。第十四云。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眾生。知返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況大恩。設離此間。百千由旬。猶近我。不異我。常歡譽。若有眾生。不知返復者。大恩尚不憶。

何況小恩。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彼僧伽梨。在吾左右。此人猶遠。是故比丘當念。念返復。莫學無返復。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夫受戒隨其力辦。可以為施。不限多少。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為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滋。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其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又中陰經。佛問彌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為飲幾乳。彌勒答曰。飲乳一百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鬱單越兒生墮地。坐著。陌頭行人。授指。嗽指。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衆生。飲吸於風。古人用其小斗。准今。多又難報。經云。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又增一阿含經云。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又佛說古來世時。經阿那律比丘自說宿命云。吾昔在波羅奈國。穀米勇貴。人民饑饉。我負擔草。賈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爾時緣覺。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遙見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過餽。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著地。願見緣覺。追吾之後。

經下一本
無阿那律
比丘自說
宿命九字

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而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慈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饑貴。人民虛餓。分為二分。一分若鉢一分自食。爾為應法耳。施主報之。唯然聖人。白衣居家。徐炊食之。早晚無在。道人願受。加哀一門。時彼緣覺。悉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為諸天王。七反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為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無所忘。又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云。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四衆圍繞。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摩耶夫人聞已。乳自流出。若審是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此語已。兩乳直出。猶白蓮華。而便入如來口中。摩耶見喜。踊躍怡悅。如華開榮。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伏。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佛在天上。種種利益。不可具述。爾時世尊。夏三月。盡將欲還。下閻浮提。放五色光。照曜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寶塔。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琉璃。右用碼瑙。欄楯雕鏤。極為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垂淚。說偈。爾時世尊。與母辭別。下躡寶塔。梵天王執蓋。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衆歌頌讚歎。天作伎樂。充塞虛空。散華燒香。導從。來下閻浮提。其王波斯匿等。一切大衆。集在寶塔。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座。四衆圍遶。歡喜踊躍。不可具說。又觀佛三昧經云。父王白佛。當往忉利天。為母說法。佛言。當如

殿一本作

輪王行法問訊。極越時持地菩薩入首楞嚴定。從金剛際作金剛華。華華相次。四龍各持七寶。持地為佛作三道寶塔。世尊至已入宮。白毫相光化作七寶。蓋覆母上。作七寶牀。奉令坐。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尊。慈向眾生。觀市觀。心憤之焉。問。價賤。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答曰。百萬。菩薩答曰。大善。將歸家。臨水放之。觀其游去。悲喜。曰。衆難命全。如爾今也。廣起弘願。諸佛讚善。於後夜來。留其門。怪門有聲。便出見。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為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選下處。高。時至。監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蛇。趣。船。菩薩曰。取。監云。大善。又親。漂。狐。曰。取。監云。亦善。又親。漂。人。捕。類。呼。天。哀。濟。吾命。曰。取。監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偽。也。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為。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賤。豈。是。仁。哉。吾。不。忍。為。也。於是。取。之。監。王。悔。哉。遂。之。豐。土。監。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者。必。當。相。度。監。曰。大。善。監。退。蛇。狐。各。去。狐。以。穴。為。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黃。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狐。還。白。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塚。非。家。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

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蛇。狐。會。曰。奈。何。斯。事。蛇。曰。吾。將。濟。之。遂。術。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醉。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開。傳。即。瘳。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欲。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即。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悵。然。自。答。曰。吾。聞。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為。相。國。執。手。入。宮。並。座。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監。者。阿。難。是。狐。者。鶻。鷲。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新。婆。沙。論。云。昔。捷。狀。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常。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群。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驪。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付。我。宿。惡。業。受。不。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即。復。男。身。滋。生。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附。使。啓。王。請。入。奉。現。王。令。喚。入。怪。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令。知。外。事。頌。曰。盛。哉。能。仁。悲。救。為。先。乘。機。赴。感。鞠。養。慈。憐。孤。金。蛇。質。闍。人。身。全。知。恩。報。德。幽。冥。應。焉。感。應。緣。四。驗。

英下一本
有春字次
同

宋時吳子英

宋時有人念佛免難

宋時渤海陳裴

唐并州石壁寺僧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後迎之。如此有七十人。故吳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祠。右此一驗出此列仙傳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已後國中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辭別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嘉慶。焉。右一驗出此明錄

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有渤海陳裴見使此郡。裴憂愁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裴仍不解此語。卜者報曰。但去自當解之。裴既到官。侍醫有王侯平。有史侯董侯等。裴心悟曰。此所謂諸侯矣。乃遠之。即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裴被上。裴覺以被胃取之。其物跳踉匍匍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聽一相赦。當淡報府君恩。府君曰。汝為何物。而忽于犯太守。魅曰。我本百歲孤也。今變為魅。垂垂化為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厄。聽

垂垂一本
作乎垂

一放我。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裴乃喜曰。卜與放伯裘之義。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赤光如震電。從戶出。明日夜有敲戶者。裴問曰誰。答曰。伯裘問曰。何為。答曰。白事。問曰。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發。奴也。裴案發則驗。每事先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毛之新。而咸曰。聖君出。後徑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既而驚懼。慮伯裘來。白。遂與諸侯謀殺裴。却為傍無人。便使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裴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申。一正絳練。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之。考問來意。故皆服首。後月餘日。與裴辭曰。今得為神矣。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見往來。遂去。不見也。右此一驗出此神異記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真觀未有。有鶴巢其房椽上。哺養二雛。法師每有餘食。常就巢哺之。鶴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為先有少罪。遂受鶴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為作滿月齋。僧呼為鶴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其報恩事。廣不可具述。

背恩篇第五十二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生大慈之
根本一本
作大慈之
本

益聞。四生沉溺必假舟航。六趣昏迷本憑獎導。是故三寶大慈俯應。普民曲垂提引。令脫苦
難。况復違背重恩。豈不永沉苦海。是故婦人鳩毒夫藥。王賞樵人害熊現報。臂落良由違恩。
業重現受交報。故智度論云。知恩者。生大悲之根本。開善業之初門。人所愛敬。名譽遠聞。死
得生天。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婦。荒淫無度。欲情既盛。疾惡其夫。每思方策。規欲殘害。種種設計。不得
其便。會備其夫。聘使隣國。婦密為計。造毒藥丸。欲用害夫。詐語夫言。爾今遠使。慮有乏短。今
我造作五百歡喜丸。用為資糧。以送於爾。爾若出國。至他境界。饑困之時。乃可取食。夫用其
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於夜暗中。止宿林間。畏懼惡獸。上樹避之。其歡喜丸。忘置樹下。即以
其夜。值五百偷賊。盜彼國王五百疋馬。并及貨物。來止樹下。由其逃突。盡皆饑渴。於其樹下。
見歡喜丸。諸賊取已。各食一丸。藥毒氣盛。五百群賊。一時俱死。時樹上人。至天明已。見此群
賊。死在樹下。詐以刀箭。斫射死屍。收其鞍馬。并及財寶。驅向彼國。時彼國王。多將人衆。尋迹
來逐。曾於中路。值於彼王。彼王問言。汝是何人。何處得馬。其人答言。我是某國人。而於道路。
值此群賊。共相斫射。五百群賊。今皆一處。死在樹下。由是之故。我得馬。及以珍寶。來投王國。
若不見信。往看賊之瘡痕。殺害處所。是王即遣親信。往看果如其言。王時欣然。歡未曾有。既

心一本作
道

還國已。厚加爵賞。封以聚落。彼王舊臣。咸生妬嫉。而白王言。彼是遠人。未可信伏。如何卒爾
寵遇過厚。至於爵賞。逾越舊臣。遠人聞已。而作是言。誰有勇健。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核其技
能。舊人愕然。無敢敵者。後時彼國大曠野中。有惡師子。截道殺人。斷絕王路。時彼舊臣。詳共
議之。彼遠人者。自謂勇健。無能敵者。今復若能殺彼師子。為國除害。真為奇特。作是識已。便
白於王。王聞是已。給賜刀杖。尋即遣之。爾時遠人既受勅已。堅強其意。向師子所。師子見之。
奮迅。虓吼。騰躍。而前。遠人驚怖。即便上樹。師子張口。仰頭向樹。其人怖急。失所。捉刀。落師子
口。師子尋死。爾時遠人歡喜。踊躍。來自於王。王倍寵遇。時彼國人。率爾敬服。咸皆讚歎。又諸
經要集云。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心。時值大雨。日暮。饑寒。惡蟲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
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
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
見我。人答言。爾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衆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
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觀。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
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
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視我如子。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
上座是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

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新婆沙論云。時上座觀肉。是菩薩肉。共取香。諸藥。其肉收其餘骨。起奉塔。禮拜供養。如事佛塔也。又九色鹿經云。昔者菩薩身為九色鹿。其九種色。角白如雪。常在恒伽河邊。飲食水草。常與一鳥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怒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遂鹿三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家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眾。徑到恒伽水邊。鳥在樹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故熟眠。臥不覺。鳥下喙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地。便往趣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言。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仰頭。視此人。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無反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汝受其恩。奈何反欲

誠願一本
作誠勅

誠願一本
作誠勅

殺之。即下勅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時九色鹿。我身是也。鳥者阿難是也。國王。今父王悅頭。檀是也。時王夫人者。今孫陀利是也。時溺人者。調達是也。我雖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難有至意。又雀王經云。昔者菩薩身為雀王。慈心濟衆。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刺其齒。因饑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為瘦瘠。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為凶。虐其惡。其大。虎聞雀誠。厲聲勃然。悉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觀其不可化。即速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調達身。又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心常懷惡。欲害世尊。乃雇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變成諸華。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怖畏。即投弓箭。禮佛懺悔。佛為說法。皆得須陀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體。重為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為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常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於過去時。波羅奈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買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滯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龜頭。殺諸商人。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停頓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即

日夜中有大群象踰殺衆人爾時大龜我身是也爾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也五百商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得道是也我於往昔濟彼免難今復拔其生死之患也又佛說栴檀樹經云佛告阿難諦聽執受時維耶梨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遠經歷深山日暮止宿豫嚴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引去一人臥熟失聲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香樹樹神謂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願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金一餅賜之去此不遠當得還邑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積歷三月若到本國當宣樹恩神便報言樹名栴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貧求不須道也窮人還至國中親族歡喜後無幾間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諸神病不消差名醫省視唯得栴檀香以護病得愈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爲封侯妻以王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所自言我知栴檀香處王便令匠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葉煌煌以希見故心不忍伐者則違王命躊躇徘徊不知云何樹神空中言曰便伐但置其根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枝踰地擡殺窮人使者便與左右議言向者樹神言當得

人血肝腸以祠樹心不知當以離糞此人今死便以當之則屠割之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更生如本無異車載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出香給病皆得愈舉國欣欣遂致太平阿難退坐稽首贊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授佛報曰乃往昔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戒未曾懈怠大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弟言此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謗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殺弟父言汝二子謬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得我身爲藥令父平損口不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與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身兄欲拍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爲體拍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頌曰
 大悲愍濟 德重乾坤 恩深父母 義越君尊 忠孝盡命 猶難報恩
 如違厥理 交喪其魂

訂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善友篇第五十三 惡友篇第五十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善友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理之所歸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辨。幽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趣樂背苦。合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稂稂而欲歲取。精糧。驅羈驚蹇而望騰超。絕不亦惑哉。如鳥獸蟲虺之智。猶知因風假驚。託迅附高。以成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瑣之意事存我友。又如喚牛之極飛。極百步。若附尾則一。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威。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法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爲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長。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爲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若我多者。當爲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親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脫法。從得脫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善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惡友損正行。龍龜落乳中。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眞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第一本作

自上加法而行一本作如說而行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隣惑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夏香邸。見彼邸上有諸香囊。見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香囊物。難陀爾時即依佛教。於彼邸上取諸香囊。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囊。然後放地。爾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剎間。還放地上。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爾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嗅自手。佛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時常共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爾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發香辟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其善。三病瘦縣官為其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為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凶棺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為親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辭。其言驕橫。而高自大。唯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損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饑渴。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辭。各隨所言。以得報之。先報第一人曰。卿辭甚驕橫。云何相與肉。其言如刺人。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為善哉 謂我以為兄 其辭如肢體 便持一膊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其辭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天下一本
有現其身
而四字

以我爲親厚。其身得同契。此言快善哉。以肉皆相與。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辭隨細。各與肉分。於是天說頌曰

一切男子詞。柔軟歸其身。是故莫離身。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隨辭。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者。魁陀和梨是。第三人者。黑優陀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如是。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奈國有一鳥王。其鳥名曰蘇弗多羅。而依住彼波羅奈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鳥王有妻。名曰蘇弗室利。時彼鳥妻共彼鳥王行欲懷妊。時彼鳥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食。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鳥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顛顛。羸瘦頓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顛顛。羸瘦頓掉。不能自安。彼時鳥妻報鳥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餽饋如王食者。時善子鳥告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遠。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鳥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鳥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鳥王作是語已。憂愁悵悵。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鳥王羣衆之內。乃有一鳥。見善子鳥。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鳥王

所白。鳥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鳥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鳥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爲王。覓是難得香美餽饋。王所食者。是時鳥王復告彼鳥。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爲我辦得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鳥從鳥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餽饋。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鳥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鳥。即取其食。將與鳥王。鳥王得已。即將與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爾時彼鳥。日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鳥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怪異。云何此鳥。數數常來。穢污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鳥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鳥。鳥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鳥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鳥。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奈。有一鳥王常依止。八萬鳥衆所圍遶。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烏王妻有所憶。我向大王說其緣。烏妻所思香美。饍如是大王所食者。是故我今數數來。抄撮大王香美食。今者為彼烏王故。致被大王之所繫。善哉唯願大聖王。慈悲憐愍。放脫我。我為烏王彼妻故。數來抄撮大王食。我念從此一生來。未曾經造如此事。今為大王一勅已。於後不敢更復為。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烏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彼應重答食封祿。須似如是猛健鳥。為主求食不惜命。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烏言。善哉汝烏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烏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烏者。即優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優陀夷。令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爾。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為吾而將食來。頌曰。澡身沐德。鑄治心堅。水開春日。闍敗秋年。慧人成哲。愚友增纏。將昇寶地。願值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堅一本作

惟夫大聖垂化。正攝羣心。善惡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清昇。惡稱俯墜。良由業感。未傾半範。三界情塵。不靜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勞四生之維繫。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修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愆。日就增進。因此輪迴。生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強為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與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小侵之便。大怒。二有情使之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棄之不視。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心。為惡象。殺不至三惡。為惡友。殺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怨。是故菩薩常當遠離諸惡知識。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亦莫愚從事。當近善知識。人中最勝者。人中無有惡。

大一本作 勞一本作

習近惡知識。後必種惡根。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故。瞋患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臥牀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患。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患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嚩嚩。一頭名曰波迦嚩。嚩嚩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嚩嚩。有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華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爾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力並除。饑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華。其彼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嗽。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瞰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華菓之樹。當於彼時。一華墮落。在我頭邊。我

於爾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饑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華。爾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患。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毒藥華。便作是念。我食此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嚩嚩。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嚩嚩聞。彼憂波迦嚩。語。如是。語。已。即便睡眠。其彼憂波迦嚩。嚩嚩頭。尋食毒華。迦嚩嚩頭。既寤。已。欬嗽。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嚩嚩。欲作音聲。障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為者。一何太粹。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我食妙華甘美味。其華風吹在我邊。汝返生此大瞋恚。凡是癡人願莫見。亦願莫聞。癡共居。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嚩嚩鳥。食美華者。莫作異見。即我身是。彼時。憂波迦嚩嚩鳥。食毒華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為作利益。反生瞋患。今亦復爾。我教利益。反更用我。為怨讐也。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

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自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爾時難陀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爾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以手執取一把茅其人手即同魚臭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臣一本作

峨峨王舍城 靈竹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昏 善人寡授福

惡友樂營怨 善惡昇沉異 薰蕕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益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但凡夫識心營同素絲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薰心心應其境心境相乘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資在物為貴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行得成亦使曲顯歸心也

乘一本作成

引證部第二

似一本作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壑中有向陽處衆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為王令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議言善誰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鶴為王其色絕白衆鳥所敬衆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衆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憊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鳥為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勤伺守護我等堪為王者衆咸可爾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衆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鳥法夜則不眠晝則多睡而諸衆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眠睡甚為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衆鳥之類長夜受困事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衆鳥前舉翅恭敬白衆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爾時衆鳥即說偈答
點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著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爾時鸚鵡聞衆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鳥王 歡喜時親面 常令衆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

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鷓鴣鳥聰明。應堪爲王。便拜爲王。佛告諸比丘。彼時土鳥者。今闍維比丘。是鷓鴣鳥者。今阿難是。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群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雞唯有雌在。後有鳥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翁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野父聚落母。共合生一子。非鳥復非雞。若欲學翁聲。復是雞母生。若欲學母鳴。其父復是鳥。學鳥似雞鳴。學雞作鳥聲。烏雞二兼學。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羅蜜。菩薩思惟衆生不知布施。後世貧窮。以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殺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行邪行。以貧窮故爲人下賤。下賤畏他而生忘語。如是等貧行十不善道。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爲非法。何以故。五欲充足。無所乏短。故如提婆達多。本生曾爲一蚶。與一蝦蟇。一龜。在一池中。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餓困乏無所控告。時蚶遣龜以呼蝦蟇。蝦蟇說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不惟本義食爲先。汝持我聲以語蚶。蝦蟇終不到汝邊。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此衆惡。是爲布施能生尸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後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在昔過去久遠劫時。曾爲比丘。入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中有一小兒。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提二丸。而要之言。

汝若能自食一九。以一九施僧者。當以施汝。即相然可。以一觀喜丸。布施衆僧。然後於文殊師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受戒發心作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明闇不同止。聖人愍迷徒。乘機入生死。慕德祛器煩。慈心見真理。擇交惡自終。出苦方有始。感應緣三驗。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榮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知解善咒術。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榮陽獄。時魏博陵公掄勘鞫。達以實告。公遂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輪。唯見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下繫獄。囚久。脚遂蹙急。不能遠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臥草中。兵騎踴草。悉皆靡徧。對逼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皮障目。達一心服死。唯專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門爲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爲魁。皆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索繩都斷。既因得脫。逃奔山。明且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爲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反。遂總釋放。

反一本作久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設計悻悻。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便泰稍眠。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處。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不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練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掘去後。謂

期一本作

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撒牀。見向者蒸肫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噉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臥。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鄭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臂。云。爾輩頗識真佛。不泥龜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爾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欺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嗷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羣詣豐所住。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在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窻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現存。采高僧傳。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眷屬篇第五十六 校量篇第五十七

眷屬篇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哀戀部 改易部 離著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眷屬泝移新故輪轉去留難卜聚會暫時良由善惡緣別昇沉殊趣善如難陀棄榮欲而從道羅雲捨王位而斷結如栴檀林栴檀園遠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惡如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常結怨讐既同棘刺之林亦類虻蚩之種善惡路分禍福可觀

哀戀部第二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踴踊稱怨大喚悶絕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塗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藉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眾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為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為

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往至彼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而禮足悲哀顛蹙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氣而住爾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地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為無有上又復多饒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為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眾汝等曾見有生者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復告諸大眾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標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冥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即是良藥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刹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憍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為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賢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衆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能解

眞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爲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爾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皆息並獲道果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爲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慧才辯出口有過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殮歛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先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而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滋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悲艱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感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敬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切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祝願求見閻羅王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癡賊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魂神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志見佛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名反謂語我爲癡賊老翁寄住須臾認我爲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爲己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死未央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座上得阿羅漢道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衆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

改易部第三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爲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有食時輒勸門士堅閉門戶勿令人入妄入門裏乞丐求索

召一本作

央一本作

其一本作

爾時長者歎思美食。便勸其妻令作飯食。教殺肥雞。並椒和調。煮之令熟。飯食訂餽。即時已辨。勸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應。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坐前。便咒願云。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言。汝為道人而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為唐突。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惡人當汲汲 雖獄有鈎錐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澁著愛其牢 慧說愛為獄 澁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為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刹。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刹國中。為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為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為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睹彼愚者。不知豈不慚恥。於是長者慚然。毛豎如畏怖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為說法。得須陀洹。

且一木作

即放下一本有緣此老母四字

道。又雜寶藏經云。佛時遊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且遮羅。繫屬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難承佛勸。即往索水。爾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鍤往。既到佛所。放鍤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佛言莫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為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抱我。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即命終。既得抱佛。鳴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來至。頭面禮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出家者。當得羅漢。主便即放。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故得羅漢。爾時為徒衆主。罵諸聖尼。為婢。今屬於他。五百身中常為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也。又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息。每禮拜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款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搆摸。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氣復蘇。其兒功德。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浮沉。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常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割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挲。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亡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即為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各

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設言善來頭髮自墮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為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毘婆尸集諸大衆為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爾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常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水魚吞不死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爾時舍衛城有大富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禱祠歸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婦人點者有五事應知一知夫婿意二知夫婿念不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我已懷軀長者歡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其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鮮白絮弱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為取此華樹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死父母聞之奔趣抱頭摩挲占視永絕不蘇父母悲哀五內摧傷衆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難因入城見毘獨一子而墮樹死佛告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感佛語

長者此兒本從初利天上壽盡來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瞰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為是離子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為是卿子乎 為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為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若如遇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自佛此兒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遠得法忍

離著部第四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增長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圖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阿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守護家是疑處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是如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刺欲刺傷人家如鐵蟲覺觀常暗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妻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宜當急離捨之又無始已來一切衆生

於六道中互為父子親疎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為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為知識 知識數為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眾生味著男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雹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鐵几墮舍利子若有味著華鬘香塗即是味著熱鐵華鬘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居處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鑊若有攝受奴婢作使當知攝受地獄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雞豕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獸猪狗又是攝受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攝受一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事當依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極熱徧熱猛焰洞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染愛之心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生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華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為婦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故能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徧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

牀下一木 有是牀二字

重擔心疲苦故能令衆生為於重擔所煎迫故能令衆生為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為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輸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為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欣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為婦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何等為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為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何等為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子又五無返復經云聞如是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田毒蝱螫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曰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答曰人生有死夫盛有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兒死在地情不慈愛反更索食此人不慈無復此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語之卿兒已死其夫寄信持一人食來梵志曰何以不念子耶兒母即為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兒今自去非我能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

能留一本 作不留

進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爾。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死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護。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之命。愁憂啼哭。無所補益。梵志聞已。心感自責。不識東西。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寶。故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問之。行人答言。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作禮。卻坐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違我本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曰。我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復。佛問梵志。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耕田。下種。兒死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無愁悲。是為大逆。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最為返復。知身非常。身非己有。往古聖人不免斯患。何為凡夫。大啼小哭。無益死者。世俗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流轉。無有休息。梵志心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得視。如暗得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迹。一切死囚不

足啼哭。滅死防生。非愁憂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種持產業。欲為囚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讀誦經書。日日作禮。復能布施三寶。最是為要。梵志稽首為佛作禮。歡喜奉行。頌曰

眷屬多致擾。染著亂心神。親疎未可定。何得偏憎憐。乾城無片實。渴鹿諍餘塵。息心上空響。廢念心真源。

感應緣 七略引

晉居士杜願

晉居士董青建

宋居士袁廓

宋居士十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城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純是君兒也。如何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西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

晉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為越騎校尉。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為水曹參軍。二年七月

徒不久一
本作母不
久

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靈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眠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切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啼哭祭祠。阿母已發願求見建。建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譚離。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與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處。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處。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東部羊廣州。張吳與王車騎。蕭吳與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自今以後。毒癘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

第一本作
縣○第一
本作布

加一本作
家

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樂羊。希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槨之具。並備待畢而歿。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敬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闕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首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巡行。主人謂廓曰。身主簿不幸。問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簿非所克堪。加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鄙鄙。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淚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滋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句點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城門橋並黑罔罔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銜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

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痕形類甚異。呼廊語。廊驚問其誰。羊氏謂廊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為憂聚。言畢。淚泗。王夫人即廊嫡母也。廊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廊去。經涉巷陌。闕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馮案而坐。廊入門。父揚手遣廊曰。汝既蒙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廊跪辭而歸。使人送廊至家而去。廊今太子洗馬是也。

宋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取妾。復積載不。將祈求繼嗣。千徧轉觀世音經。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己丑歲。云云。右四錄出

唐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尊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遂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為入三昧也。既而慧如開目。淚泣交流。僧衆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脫衆皆怪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知贖不。如答。欲見二人。王即遣喚一人。唯見龍來。祇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殿星。進著如脚。被燒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匹。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爭往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

第一本作

大如錢。百餘日。乃愈。至武德初年。卒。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右一錄出

唐京都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內其家。乃產一青黃母狗。會師妻為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為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淚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正。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已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常不離此舍。遇齋時。即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正一本作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為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番。乘赤草馬一疋。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養期逼促。櫪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為生平避汝父。將碩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了。汝復何苦。教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淚。不能自勝。乃拜謝之。駒駭鞍轡。謂曰。若是信。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為廩。養飼。有同事。母屈信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溫無隱。政州司法張金停。俱為丁。繫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願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右二錄出

了。一本作

校量篇第五十七 此有七部

述意部 施田部 十地部 福業部 罪業部 雜行部 方土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游知一揆。國度萬端。業行黑白。受報升降。大小方音。長短別域。德有隱顯。行有淺深。是以羣聖降迹。緣感斯應。或標奇顯相。或蹈形晦跡。軌轍雖殊。弘道罔異。若不校量。罕知優劣也。

施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達。過去世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比藍。端正無比。聰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億數。比藍曰。財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窮乏。即設大壇。人民雲集。皆來至所。時比藍欲深自手。傾於軍持。而水不出。大用愁憂。今我大福。將有何過。而水不出。即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施大好。無能過者。但所施人。盡是邪僞。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之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開解。即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如所願者。令我瀉水。當隨我手。作誓願已。便傾澡瓶。水即墮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成佛不久。爾時比藍布施。貧乏衣服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佛告須達。爾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

法真妙清淨。弟子正真。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陀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施百須陀洹。并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陀含人。施百斯陀含。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那含人。施百阿那含。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含。百斯陀含。百須陀洹。及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食等供養。過去來今四方衆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所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不可為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禪。慈念衆生。經一食頃。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法。執在心懷。思惟四諦。比前功德。最尊第一。無有過上。於是須達聞法。踊躍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

十地部第三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為汝說菩薩所行功德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

行一本作
得阿舍
增一阿舍
經文一本
作一四浮
提人願德
等一德輪
聖王願一
德輪王願

坐禪安於山。何物動於地。三界動於地。何物最清淨。泥洹最清淨。
何物最穢濁。生死最穢濁。何物最爲高。家和最爲高。何山最爲明。
須彌最爲明。何國最爲樂。舍衛最爲樂。何國饒人民。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波山。麋鹿戲波山。何物樂叢林。孤格樂叢林。何物墮風塵。
沙磧墮風塵。何物戲深淵。鯉魚戲深淵。

又雜阿含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何得何爲業。慧者云何住。云何往。生天。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遠離於殺生。持戒自防禦。害心不加生。是則生天路。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斷除賊盜心。是則生天路。不行他。所愛。遠離於邪淫。
自受知止足。是則生天路。自爲已及他。爲財及戲笑。妄語而不爲。
是則生天路。斷除於兩舌。不離他親友。常念和彼此。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語。軟語不傷人。常說淳美言。是則生天路。不爲不成說。
無義不饒益。常順於法言。是則生天路。聚落若空地。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是則生天路。慈心無害想。不害於衆生。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苦業及果報。二俱生淨信。受持於正見。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十種淨業跡。等受堅固持。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何法命不覺。何法鎖於命。何法爲命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諸行命不覺。身鎖於其命。愛縛於命者。

少一本
作土少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手提團土。大如梨果。告諸比丘云。何我手中團土爲多。大雪山中。
土石爲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少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至算數不得爲比。佛告諸
比丘。如是衆生。知四聖諦。苦集滅道者。如我所提團土。不如實知者。如大雪山土石。爾時世
尊。以爪甲擊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甲上土爲多。此大地土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甲上
土甚少耳。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算數不可爲比。佛告諸比丘。若諸衆生。形可見者。如甲上
土。其形微細。不可見者。如大地土。如陸地。如是水性亦爾。得人道者。如甲上土。墮非人者。如
大地土。如是生中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者。如甲上土。不成聖
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有父母者。如甲上土。
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如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地

獄畜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衆生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土。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土。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

方土部第七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陀尼。弗婆提。鬱單越。閻摩世。一切龍。及金翅。阿脩羅等。何等爲五。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業地。五行。梵行。處。瞿陀尼洲有三事勝。閻浮提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摩尼寶。弗婆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普含諸渚。三。洲甚勝妙。鬱單越洲有三事勝。一。彼人無我我所。二。壽命最勝。三。有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龍。及金翅鳥。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宮殿寬博。阿脩羅。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形色勝。三。受樂多。四天王天有三事勝。一。宮殿高。二。宮殿妙。三。宮殿有勝光明。三十三天有三事勝。一。長壽。二。色勝。三。多樂。餘上四天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三勝。閻浮提有五事勝。餘諸天。如上。所說。頌曰。惡多難算。善少可陳。人天蓋寡。濁趣如塵。貴賤交易。貧富異因。校量優劣。樂苦昇沉。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定價金五拾錢

明治十九年八月六日御届
明治二十年三月廿八日出版

校訂人

東京府平民
松岡了巖
京橋區築地三丁目
百十七番地

出版人

同
藤田祐眞
芝區三田松阪町二
十四番地

法苑珠林出版所

印刷所

秀英舍
京橋區西紺屋町

